



青年文庫

土耳其外交政策

蕭金芳著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青年文庫  
蕭金芳著

# 土耳其其交外政策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3 0661 2647 9

彭凡

弟

教正

金芳敬贈

廿八年二月  
于南京

# 目次

序	一—五
一 緒言：土耳其在地理上及歷史上之地位	一—八
二 土耳其與俄國之關係	九—二四
三 土耳其與英國之關係	二五—三三
四 土耳其對中俄兩國境內土回民族之野心	三四—四一
五 土耳其在此次世界大戰中之態度	四二—六五
六 結論	六六—八〇
註	八一—九九
附錄	一〇一—一〇七
本書作者之其他著作	一〇八—一〇九

## 序

作者向習歐美語文政治，且一再久居歐洲大陸。故研究本問題（註一）之動機，全因一時供職駐土使館，欲有以響應外交部獎勵本部同仁公餘從事學術研究之明令。然斯文之作，却另有更爲重大之意義：蓋中土兩國，在過去同被稱爲東方『病夫』，且均曾受列強不平等條約的長期之束縛。今則一已脫離外力羈絆，完全獨立自主。一亦努力抗戰建國，一躍而居於聯合國領導地位的四強之一。雖土國國情民性及其奮鬥經過，與我不盡相同，然其用以轉危爲安并由安而強所行之外交政策，究不無足資吾國借鑑之處。

外交家輒曰：『外交應以武力爲後盾』。軍事家輒曰：『武力應以外交爲前驅』。實則外交與武力，有如手之於足，輔之於車，互爲依附。必須彼此合作，善於運用，其勝利乃可事半功倍。例如新興的土耳其，當其開國之初，卽因其能：一面乘蘇聯與協約國有齟齬，急與蘇聯解除舊怨，密訂新交，俾得其軍械爲助。一面窺法義與英希利害衝突，遂先後暗與法義妥協，以孤英希之勢。乃克內除反動，外抗強敵：以散亡之卒，當正規之軍；以挺刃之短兵，勝精銳之新器。又因其能上下一心，作殊死戰，內則討平英國所慫恿的亞爾美尼亞人（

Armeniens)之叛亂，外則驅逐希臘侵略軍隊出境。其代表乃克在洛桑會議 (Conférence De Lausanne) 席上堅持正義，慷慨陳詞，以爭得外交勝利，以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 (詳結論)。即今日之土耳其，其所以能不為交戰國誘迫以牽入漩渦，反受其在形式上之尊重者，亦因其一面有八面玲瓏之圓滑外交為前驅，一面有視死如歸之倔強軍隊為後盾耳 (詳後：土耳其在此次世界大戰中之態度及結論)。

抑有進者：以土地言，土耳其遠不如中國之大。以歷史言，土耳其遠不如中國之久。以出產言，土耳其遠不如中國之豐富。以文化言，土耳其遠不如中國之古與進步。以民族言，土耳其遠不如中國之庶且優秀。況土耳其革命，較中國為晚，其元氣之傷，尤比中國為甚。然曾幾何時？土耳其的建議，多已走上軌道。相形之下，中國似有愧色！單就外交而論，土耳其的外交官，必須：(一)經過考試，(二)精通法文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第八六三九號府令)，(三)未與外國女子結婚。已與外國女子結婚之現任外交官，應立即辭職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第一三九三號法律)。必具備上列條件，方可做外交官。既做外交官，則每旅外四年，必調部兩年，留部兩年，必外派四年。至外交官之升遷，尤有一定標準。所有種種，不僅載諸國法，亦且見之施行。土國立法，究是否盡善，係另一問題。然其立法而行，

吾人能不敬佩!?

關於增進中土兩國邦交(註二)之辦法：(一)有主張利用同為東方國家(或民族)之關係以切實聯絡者，(二)亦有主張專用國內之回教徒來辦中土外交者，(三)更有主張派員在駐土使館學習土文以便工作者。余意皆非妥善之方。何也？曰：土耳其雖明明為地理上歷史上有數之東方國家，然新與土耳其的領導者，鄙棄東俗，效鑿西化(見附錄「土耳其共和二十週年之回顧」)，實已「數典忘祖」，不肯承認其為東方民族。況土耳其共和國之創造人，已故總統凱末爾阿達土耳其(Kamal Ataturk)(註三)有言：『波斯人之臉向東，我新土耳其人的臉，則無論何時，都是朝西』。土國無線電播音台，亦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起，取消東方歌曲節目。故與其「搖尾乞憐」的「移尊就教」，以東方國家資格與之周旋，不如：(1)將中土兩民族在歷史上(詳緒言：土耳其人本為蒙古帝國創造人成吉思汗西征隨軍遷往之民族)文化上之關係，盡量使土人明瞭(註四)。(2)將我國新舊文化，向之介紹(近有土教育部人向余索中國古籍名單，以備選譯)。(3)將我國農工商品運土銷售或展覽(土國第二商埠伊士米(Izmir)有一國際展覽會，每年八九月間舉行)。(二)土耳其雖曾為回教之宗主國，但土耳其共和國憲法(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日頒布)第二條所載「土耳其之

宗教爲回教』之規定，業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修正憲法時刪去。蓋維新的土耳其，自國基奠定，因『審知數百年來之舊土耳其，徒爲阿刺伯（亞拉伯）人所創之宗教，流血無量，而毫無所獲。且阻害民族之自覺與政治文化之進步，貽司法與教育紊塞之口實，幾致危亡，故毅然廢回教爲國教之條』（註五）。而凱末爾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向國會（國民大會）提議永遠廢止教主制度，經全場一致贊同後，卽陸續驅逐回教教主，沒收回教教產，取消回教機關與學校，對於民間與回教有關之服飾習慣，一概禁止。凡宣傳回教主義及庇護教主之報館或名人，亦迭受封閉禁錮流竄之處分。是以土耳其現不但政教分離，且已明白否認其爲教國家也。縱將來萬一政教復合（事實上似不可能），然屆時仍不特我國不應「以奴侍主」的專用回教徒來辦中土外交，卽土耳其方面，恐亦未必歡迎。例如羅馬教皇卽不接受他國派遣主教爲其駐教廷使節（註六）。吾國之投機外交官，固尙有不知而主張以天主教徒去辦教廷外交者！所以我國有外交官資格之回教同胞，似不必專做駐回教國之外交官，而駐回教國之外交官，似亦不必專派回教徒去做。（二）新土耳其文，不問其在文學上有何價值，然在土國以外，卽無大用，乃人所共知。故土耳其之知識份子，以及工商兩界，多懂法英德文！尤其法文（註七）。又因土外部係以法文爲外交公文，故土國外交人員之投考資格，卽以

通曉法文爲 *Sine quanon*（非此不可）之條件。於是土外部職員，無有不識法文者。至他國——英美在內，中國除外——之駐土外交官，更人人會說法語。是以如已識法文，再知土話，做下層工作時，自然增加方便。若法英文絲毫不懂，而僅識土文，縱精通，亦難登「大雅」之堂矣（各國駐土外交官，什九不懂土文）！況用拉丁字母來寫的新土耳其文（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日法律，一九二九年一月施行），雖較蝌蚪形亞拉伯字母的舊土耳其文（多含亞拉伯字及波斯字）易學，然亦非努力專習兩三年不爲功。若限期稍短，且於公餘學之，則時間精神既有限，即使盡心爲之，已難免「畫虎類狗」之譏（註八）。苟竟「有名無實」，「純盜虛聲」，則更自欺欺人，徒耗府帑也！

以上所言，嚴格論之，固非盡屬本篇範圍。然事關中土兩國外交前途，故不揣鄙陋，謹陳所見，幸閱者教之！

蕭金芳（經方）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安哥拉

# 土耳其之外交政策

## 一 緒言 土耳其在地理上及歷史上之地位

土耳其爲巴爾幹半島極東及亞洲極西之國家。現有面積（註九）七十六萬七千九百四十三方里（北隔黑海與蘇聯對峙，南臨地中海并與敘利亞，伊拉克毗連，東界高加索，伊朗，西濱愛琴海并與希臘，保加利亞接壤），人口（註一〇）一千七百八十五萬八千一百六十四（約百分之九十八爲回教徒。識字者：在革命以前，僅百分之一。一九二七年統計，約增至百分之八。一九三五年統計，爲百分之二三。現至多恐尙不到百分之三十）。

土耳其以農立國，境內多山，交通不便，土地未盡開發。其農業出產，以穀類、烟草、水菓、棉花、胡麻、羊毛、蜂蜜、蠶絲爲大宗。鑛產有煤、鎂、金剛砂、海泡石。工業品有棉織物，絲織物，地毯，制革。

土耳其人身體健康，秉性倔強，教育欠缺（註一一）文化落後，天資貧魯（註一二），

一 緒言 土耳其在地理上及歷史上之地位



(南)

7009.60

515

2

生活簡單，多能克己耐勞，但鮮重交情，鮮守信用，尤鮮注意時間價值。

土耳其之統治權，在帝國時代，屬於蘇丹(Sultan)，蘇丹兼回教教主(Calife)。自一九二三年宣布共和後，屬於總統，總統由國會(國民大會)就議員中選任之。任期四年，得連選連任。

土耳其國都，原為伊斯坦堡(Istanbul)(註一三)。自革命政府成立，以其地點易受外敵海空兩軍之威脅，即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決定遷都安哥拉(Ankara)。

### (一) 地理上之土耳其

昔時之土耳其帝國(Empire turc)(註一四)，版圖遼廓，雄誇歐亞非三洲。

歐洲土耳其，在一六九九年加爾樂維奇條約(traité de Karlowitz)(註一五)以前，本包括巴爾幹各國及匈亞利(註一六)。自一八七八年結束土俄戰爭的柏林會議(Congrès de Berlin)以後，則祇保有特拉斯(Thrace)，馬塞端崙(Macedoine)及愛必爾(Epire)三個地方。

其在亞洲方面，本統治敘利亞(Syrie)，巴力斯坦(Palestine)，莫索波達米亞(

*Mesopotamie* )及亞拉伯 (*Arabie* )。

在非洲，則及於埃及 (*Egypte* )，的黎波里 (*Tripolitaine* )，突尼斯 (*Tunisie*)及亞爾及利亞 (*Algérie* )。

埃及於一五一七年被土耳其蘇丹賽利門第一 (*Selim Ier*) 爭服，一八四一年倫敦條約 (*Traite de Londres*) 各雖維持其宗主關係，實已脫離土耳其帝國而獨立。後因一八八一年亞拉比將軍 (*Arabi pachá*) 之變，致英人以勤王為名，於次年進佔尼羅河流域 (*Vallee du Nil*)。直到一九二二年，皆在英國勢力之下。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國民革命成功，埃及始成獨立國。的黎波里自十六世紀起，在名義上已屬土耳其帝國。然其統治權，到了一八三五年始克確立。一九一一年土義戰爭結果，由次年之奧西條約 (*Traite d'Ouchy*) 割讓與義大利。旋於一九三四年與昔蘭尼加 (*Cyrenaïque*) 合併以成義屬里比亞 (*Libye*)。去冬被英國第八軍佔據。突尼斯於一五七四年被土耳其爭服，一八八一年歸法國保護。亞爾及利亞自十六世紀被土人佔據，一八三〇年開始分離，到一九〇一年全為法國所有，因設三行省 (*departements*) 於該地，俾與法國同化焉。現為「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 (*Comité Français de la Liberation nationale*) 之地盤。

土耳其原有地中海之喜泊島 (Ch. Pre)，業於一八七八年讓英，以酬其對土俄戰爭干涉之勞。至多德加乃斯羣島 (Dodecanese)，則於一九一二年被義大利佔領，經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 (Traite de Lausanne) 承認之。

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兩次巴爾幹戰爭之結果，西特拉斯，馬塞端崙及愛必爾之一部，已瓜分與希臘及保加利亞。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上半年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既與中歐同盟國同為戰敗國，其歐洲部分，更僅剩東特拉斯，亞洲部分，亦祇有小亞細亞 (Asie Mineure) 或亞拿多利亞 (Anatolie)。

巴力斯坦根據一九一六年五月所訂之法英協定 (Accords Franco-Anglais) 經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追認者，由英國代管。現英人正在該處籌設「猶太故鄉」(Foyer Juif)。敘利亞 (情形同上) 自一九二〇年起，由法國代管，現在運動獨立。莫索波達米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由英國代管，現已獨立，改名伊拉克 (Irak)。

## (二) 歷史上之土耳其

土耳其人 (Turcs) (註一七) 與現居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註一八) 各民族，及

匈奴，蒙古人，匈亞利人同出一源，爲隨成吉思汗（Gengis Khan）（註一九）所領導的移民大運動遷往西方各民族之一（註二〇）。繼塞爾鳩克德（Seljukides）（註二一）王朝之後，崛起亞西，始祖曰阿特曼（Oghman）或阿時曼（Osman）第一（一二五九年卒，一三二六年卒）。開國之年爲一二九九，一說爲一三〇四。迨十四世紀末葉，始侵入歐洲。十五世紀中，并取東羅馬帝國（Empire byzantin）而代之，以建立一強大國家。其侵略功業，始自謨拉德第一（Muradler, 1319-1389）。巴加熱第一（Bajazet Ier, 1347-1403），馬賀買第一（Mahomet Ier, 1387-1421）及謨拉德第二（Murad II, 1401-1451）繼之。迄馬賀買第二（Mahomet II, 1430-1481），竟於一四五三年攻佔君士坦丁而建都其地，是爲土耳其帝國之開始。再越五年，阿多曼帝國之統治力，并及於巴爾幹半島之極西（亞爾巴尼亞），亞洲西部（至黑海北岸）與非洲北部（埃及）。其鼎盛時代，應推梭里曼第二（Soliman II, 1495-1566）當國期間：即自一五二〇年以後。彼曾入寇匈亞利。歷十七十八兩世紀，土皇蘇丹屢次進攻奧大利，且一再圍困維也納。到十八世紀末葉，因俄國勢力之膨漲，致土耳其之外侵，不惟不再進展，且開始後退。

例如希臘之獨立，即因俄法英三國之干涉，以其聯合艦隊於一八二七年在拿瓦岸

(Navarin) 將土耳其海軍消滅，乃由一八三〇年之倫敦會議 (Conférence de Londres) 承認之。至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與保加利亞之獨立，則因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土國敗北，次年由德國首相俾士麥 (Bismarck, 1815-1898) 提議召集之柏林會議 (Congrès de Berlin) 而取得。依照柏林條約 (Traité de Berlin) 之規定，即土耳其之政治地位，亦須由德、奧、英、法、俄、義、諸強担保之也！

土耳其帝國雖於一九〇七年宣布立憲，然仍「氣息奄奄」，「萎靡不振」。其對外也，尤為「屢戰屢敗」，「日蹙國百里」：既因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之土義戰爭而失的黎波里，又因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之巴爾幹戰爭，以失其歐洲領土之最大部分 (註二二)。更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第一次世界大戰，備受協約諸國之摧殘蹂躪最後并商議瓜分！

幸有凱末爾輩於一九一九年起而革命，排紓國難，不惜軍民之流血犧牲，卒於一九二二年戰勝協約國傀儡希臘。乃得因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之洛桑會議 (Conférence de Lausanne) 以保有土耳其之生存，并取消其與列強所訂立之不平條約 (詳結論)。

土耳其從此獨立自主，成立共和。對內則修明內政，對外則努力外交。廿年以還，國勢蒸蒸日上。迄於今，儼然以強國自居矣！

土耳其地當歐亞兩洲之衝，不僅爲由歐洲到中東及高加索水陸要道必經之處所，且以其海峽（註二三）扼黑海與地中海間交通之咽喉。所以無論在軍略上或政治上，土耳其皆立於特殊之地位。加以土國民族在歷史上有赫赫之武功，今則政府顯明，軍民用命，其勢尤不可侮。故自戰事向東南歐展開以來，其外交動向，卽爲世人所注目，以其對交戰國雙方，頗有舉足輕重之勢耳。交戰國雙方之對土耳其，久已暗送秋波，極盡其利誘威迫與挑撥離間之能事。土國當局，則一本其獨立自主精神，以土耳其國家利益爲原則，於不太違背條約義務之範圍以內，臨機應變，妥與雙方周旋。故迄今能堅守中立，既與英國加強其基於法英土三國互助協定（*Accord tripartit d'assistance mutuelle*）之同盟權利（註二四）又已與德國改善其根據一九四一年友好條約（*Traité d'amitié*）及貿易協定（*Accords commerciaux*）之商務關係（註二五）。是以戰爭愈延長，於土國愈有利益。此又土耳其較其他歐亞中小國家之因處於交戰國道路上而被牽入漩渦者幸運多矣！

但土耳其究能永守中立乎？如不能也，則將加入何方作戰？欲知此問題之答案，須先明瞭下列三種與土國歷史攸關之一定因素：（甲）土耳其基於其在地理上所居位置而與俄國之關係。（乙）土耳其基於英俄兩國的利害衝突而與英國之關係。（丙）土耳其基於種族關係而對中

土耳其之外交政策

八

俄兩國境內的土回民族 (Peoples turco-musulmans) 之野心。試分述如左：

## 二 土耳其與俄國之關係

俄皇大比得 (Pierre le Grand, 1672-1725) 遺囑有言：

『積極逼近君士坦丁與印度！統治這些地方者，將為世界之真正主人翁也！』

俄皇遺言，雖真僞難辯，然其剴切確定俄國之帝國政治目的，却為事實。

俄皇遺言，幷明白指示其達到此偉大目的之途徑。該途徑經過土耳其與波斯（現名伊朗）：俄國如能佔據土耳其與波斯，俄國即可通到地中海與波斯灣。俄國征服地中海及波斯灣一帶之民族後，即不難得其助力以進取印度。

大比得幷不以有遺囑告誡其子孫為滿足。彼且一再向土耳其宣戰，以立定是項國策之基礎。既於一七一六年遣將侵犯土屬中亞失利，即於一七二二年親自出發，結果，奪獲裏海 (Mr. Caspienne) 沿岸之巴庫 (Bakou) 及德爾本 (Derbent) 兩城。

俄皇遺言，是真或假，姑置不論。然其所定目標，自此以後，匪但俄國之宣傳機關，從未停止用以鼓盪人心，即俄國政府，亦一向奉為其對外政策之「金科玉律」。

俄國天寒，又無冬季良港。故朝有太陽的口岸與熱水海進展之迷夢，兩百餘年以來，無時能離俄人腦海。爲達此目的，俄國朝野，不惜想盡方法，以爲號召。

君士旦丁之最大教堂名「聖梭飛」(Saint Sophie)，係用以供奉聖梭飛(註二六)者，亦所以代表東羅馬帝國者，於五三二至五三七年，由希臘名建築家安德米五時(Anthemius)奉東羅馬帝國儒斯丁連第一(Justinien Ier, 527-565)之命而建。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旦丁，東羅馬帝國亡，被土人改爲回教寺院(註二七)自俄帝伊萬第三(Ivan III, 1462-1505)與東羅馬帝國之繼承人巴乃窩洛格梭飛(Sophie Paleologue)結婚後，俄皇卽以東羅馬帝國之繼承人自居。俄人遂以該教堂之十字架爲其一定的號召目標，以在君士旦丁(註二八)建立一第三羅馬帝國爲己任。此種思想，已使俄國之汎斯拉夫主義者形成一種半歷史性與半神祕性之學派。

此種建立一「第三羅馬帝國」之神聖使命，自然惟有俄國國教：正教(Eglise orthodoxe)(註二九)及俄國帝制始能勝任。

該項夢想，曾經不少之有名著述家(註三〇)傳布。故俄國社會，確已大受其影響。卽汎斯拉夫主義者在學理上的反對人，對其伸張帝國勢力之根本思想，亦終於完全贊同。至自

命爲大比得精神上事業上的繼承人之「西化學派」(Zaradniki)，當然更不能否認俄皇帝國政策之基本原則。復因俄國沒有向國際海發展的出口，故彼輩且承認，俄國一面向土耳其海峽與巴爾幹半島積極推進，一面又向中亞與波斯灣積極推進，基於俄國經濟上之需要，皆是合理的。

所以大比得以後之一切政府，無有不遵行俄皇之大政方針者，亦無有不獲得輿論界之一致擁護者。

當一九一七年世界大戰正酣俄國革命爆發時，俄國盧武夫親王(Prince Lvov)所組織之臨時政府成立，首即宣言俄國之對外政策不變，俄國之作戰目的仍舊。其外交部長米留果夫(Paul Miloukoff)，本自由黨黨魁，尤著名爲主張向近東發展之最烈者。所以他更特別聲明：『俄國絕不放棄其對君士旦丁及土耳其海峽所應享之權利』。

同年十一月，革命黨人執政，人皆以爲俄國之對外的傳統政策，行將變更。蓋帝制既已推翻，正教亦將難保(註三一)。況列甯(Lenin, 1870-1924)甫上台，即已大聲急呼的將帝制時代之一切帝國政治目標，完全拋棄。彼且把帝國外交所簽訂之一切密約！尤其關於瓜分土耳其者！盡量宣布。

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全是一種幻影。良以土耳其海峽乃俄國安全問題之所繫，任何制度上的改變，及任何政治上的革命，都不能變更合於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地理上之一定事實與民族間之深刻志願耳。

故俄國革命，雖爲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大革命之一，幷已將俄國帝制時代之政治組織與社會組織完全推翻。然其領導者，終於繼承了大比得以來俄國的一貫外交政策。若此項政策果能完全實現，則土耳其勢將失其獨立國家與自由民族之資格無疑。何則？茲略舉該政策進行之階段以明之：

自大比得登極（一六八九年）至最後俄皇尼古拉第二遜位（一九一七年），二百二十八年間，俄土兩國，交戰不下十二次。卽每十九年有一俄土戰爭也。但土耳其對於俄國之有計畫有步驟的侵略，不惟未能深察，亦且未知力抗。阿多曼帝國之應付俄人，誠一錯再錯！雖謂其無外交，亦非過語矣。

俄皇大比得之對土外交政策，以渠一六九五年進攻當時視爲土國屏藩弱點之亞速（AZOV）砲台（在亞速海濱）開其端。該砲台之陷（一六九六年），卽俄皇侵土野心第一步之成功。俄國從此便慢慢的但放心的南下，直向熱水海進衝。

大比得遂於次年（一六九七年）遣一「偉大使節」（Grande Ambassade）赴歐洲，由哥樂維（Golovine）及賴福爾（LeFort）兩將軍領導之。俄皇本人，亦隱匿其中。該使節之任務，在「加強俄國與歐洲列強之友好關係」並與會商關於「削弱上帝敵人（註三二）」之方法者。但此行毫無結果。俄皇於是暫為放棄土國，轉向阻止俄國朝波羅的海發展之瑞典進攻。俄瑞戰爭達九年之久，俄軍一再失利，俄皇幾被生擒。但一七〇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瑞王查理十二（Charles XII）親帶之軍，忽在波爾達華（Poltava）（今烏克蘭境）一敗塗地。瑞王僅以身免，而瑞典亦不復為歐洲強國也。反之，俄國則一躍而稱霸北歐，公然成歐洲最大強國之一。

土耳其在俄瑞戰爭期間所持之態度，為史家不易了解的一件事。查一七〇〇至一七〇九年，俄國一再疲於應付瑞軍，實不經土國在其背上一擊。土國如果加入瑞方以敗之，則俄國國勢實久難復振，而歐洲歷史亦當另為演變也。乃土耳其計不出此，竟坐視俄人之壓倒瑞軍。土國對瑞典之慘劇，漠不關心。殊不知瑞典之慘劇，即土耳其本身慘劇之發端也。此為土國外交之第一次大錯。

不出兩年，土耳其又在普魯特河（Pruth）之戰，做一大錯。此次之錯，其影響所及，

更造成土耳其帝國國運的致命傷而不可救藥者。

大比得戰勝瑞典，卽重溫舊夢，而於一七一〇年向土宣戰。俄皇既與土耳其帝國境內之斯拉夫人暗聯，復與土國藩屬摩爾達維亞（Moldavia）及瓦拉西（Valachie）（皆今羅馬尼亞境）密約，遂於一七一一年春向土猛攻。但交鋒未久，俄軍大敗。俄皇親率之三萬八千人，竟在普魯特河畔被土國首相巴爾達西將軍（Balkaci Mehmet Pasha）所指揮之二十萬大軍圍困。當時俄國軍心萎靡，俄皇及其將校，疲瘁不堪，僉以爲祇有無條件的投降之一法。然俄國卒因俄后佳色林（Catherine）之機敏及土相之貪污而獲救：俄后見時局危迫，急收軍中金銀珠寶，帶至土相軍營，以與交涉。雖經克里米亞汗（Khande crimee）及瑞典大使（時俱在營中）力諫，然土相舉爲俄后禮物所昧，致功敗垂成。而俄皇亦得安全班師回朝。俄后功在國家。故俄皇升遐，后卽加冕。

關於大比得與土耳其之其他戰爭，又俄后安娜悅羅那（Anna Ioanovna）一七三五至一七三九年與土國之戰爭，茲皆從略，以其并未影響俄土間基於普魯特河和平之關係耳。

但佳色林第二當國（一七六二至一七九六年）後，土耳其又屢被俄國戰敗。佳色林第二繼大比得之餘業，其對外交政策，以佔領克里米亞及黑海北岸爲目的。該目的果因一七六八

至一七七四年及一七八七至一七九二年之戰爭而達到。

根據一七七四年在谷丘克加拿基 (Kutchuk-Kainardji) 及一七九二年在雅西 (Iashi) (皆今羅馬尼亞境) 簽訂之兩條約，黑海北岸及亞速海沿岸，均由土耳其讓與俄國，并以聶斯德河 (Dniester) 爲俄土界河。克里米亞汗領則許其獨立 (第一約)，卒爲俄國吞併 (一七八三年)。

俄皇亞力山大第一 (Alexandre I r, 1777-1825, 一八〇一年登位) 於一八〇六年對土耳其不言而戰。連戰六年，土屬北薩拉比亞 (Bessarabie) 又被俄國佔據。此次和約之訂立，亦爲土耳其一大錯。該約訂于一八一二年五月十六日，地點在布加勒斯特 (Bucarest) (今羅馬尼亞首都)。若再遲一月，則拿破崙 (Napoleon 1769-1821) 之「大軍」(Grande armee) 旣渡列門河 (Niemen) (今波蘭與立陶宛境)，俄國危在旦夕矣。蓋拿破崙要求與土聯盟，土如接受，則俄國之戰，結果必定不同。而土耳其帝國之命運，亦可好轉耳。傅拿氏攻俄計畫，原有兩條路線探擇：一爲北路，係向莫斯科推進。一爲南路，係向基輔 (Kiev) 推進。如土國與法聯盟，法軍當然取道南路；以其旣可免去莫斯科之嚴寒，復可在富庶的烏克蘭平原與土軍會合耳。祇因土耳其帝國之外交無能，見不及此，致又坐失良機。

俄皇尼古拉第一對土耳其其由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之戰（註三三），及由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之戰（註三四），雖亦重要，然以限於篇幅，茲姑不贅。

亞力山大第二對土耳其其由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之戰，其影響於歐洲政治者（註三五），尤爲大且遠（註三六）。此役俄軍雖苦，且流血甚多，然畢竟擊破土耳其之抵抗；俄軍終於嚴冬打巴通爾幹以佔領非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在今保加利亞境）及安德里羅珀（Andri-nople）（在今土耳其境），而直臨君士旦丁堡下。惟因英國見俄軍逼近土耳其海峽，先已調有艦隊至馬爾馬拉海示威，致使俄人兩百年來走進「帝城」之宏圖，又成泡影。土國蘇丹急忙求和，其預備條約（Preliminaires）經於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九日在君士旦丁堡郊之三時特法羅（San stefano）簽訂。

如該約所定之條件完全履行，則土耳其行將一蹶不振，而俄國則獨霸巴爾幹也。故英奧兩國皆提出抗議。英奧兩國與俄國之關係，曾一度緊張，俄國已爲作戰之準備。無奈俄土戰事方了，俄國元氣太傷。所以祇好聽俾士麥斡旋，由德國出任調停。於是有柏林會議之召集。

柏林會議誠然使俄國避免同時與英奧兩國作戰。但俄究應犧牲其基於三時特法羅條約所

既得利益之大部。故柏林會議後，俄人頗爲忿怒；其輿論與政府，不僅懷恨英奧，卽對那末素陸之德國，亦示不滿。因此，俄國從未原諒德國之「幫助英國」(fait le jeu de l'Autreletare)以阻礙俄國達到其傳統目的。

因柏林會議之結果，一面有德奧義三國同盟(Triple-Alliance)之成立，一面又有法俄英三國協商(Triple-Entente)之發端。三國同盟係一八七九年由德奧發起，義大利於一八八二年加入。三國協商則爲一八九一年成立的法俄協商與一九〇四年成立的法英協商之結合，用以對抗三國同盟者。查德國之東進(向東推進)(Drang nach ostn)企圖，本與俄國之南下(侵)政策相衝突。所以俄國所用之方法，雖然改變了；但俄國的歷史目標，從未放棄。此上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俄國對國際政治之立場也。

所以上次大戰，土耳其放棄中立以加入德奧方面(義大利於一九一五年退出，加入對方)，是否又已做成大錯，人多不解。實則當時因有俄國爲協約(商)國之一，故土國輿論似咸認土耳其之參加同盟國爲必要；其政府沒有選擇餘地。土耳其縱欲中立，亦無濟於事；蓋協約國如勝，因俄國在內，土耳其早遲終將犧牲。值是之故，阿多曼帝國政府不得不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決定參戰。

試看俄國革命時所公布的外交秘密文件，即可了然由柏林會議至上次大戰三十餘年間俄國對土耳其所持之態度也。爰略舉事實以證之：

一八八二年俄國駐土大使內利采夫（Nelikov）在其寄呈俄皇亞力山大第三之報告書中有云：

『海峽之佔領，乃歷史上的需要』。

該大使并爲詳陳其用以達到此目的之方法。

俄皇遂在報告書之空白處批曰：

『但願上帝保佑，多活數年，以觀是日之來到。余確信此日早遲必到。最要注意者：時機一至，切勿放過！』

尼古拉第二當國初年，俄國政府正忙於俄國在遠東的發展。故其對土耳其之壓迫，暫爲放鬆。至對近東，則維持現狀（Status quo）。所以英國於一八九六年及一八九八年授意將土耳其劃成勢力範圍，俄政府均置之不理。迨一八九九年阿伯都爾哈米德蘇丹（Abdul Hamid, 1844-1918）特許德國建築一鐵路以通到巴格打（Bagdad）（今伊拉克首都），俄政府尤爲忿慨：蓋此項特許，足以動搖有利俄國之近東均勢并破壞俄國政府對君士坦丁所享受之獨

霸權耳。於是俄國政府又決定對土耳其仍用更急進的外交政策。

一九〇〇年俄外相牟拉維夫 (Mouravief) 曾向俄皇呈報曰：

『佔領海峽，仍爲俄國對外政策之基本原則。俄國應時爲準備，俾比他人先到。二十世紀俄國之最大目的，在奪取海峽而堅守之』。

一九一三年一月，俄國新任外相薩梭羅夫 (Sazonoff) 在其提呈俄皇之報告書中，更進一步的說：

『爲俄國利益設計以解決君士坦丁及海峽問題之時機已至』。

俄皇既認可其外相之提議，卽下詔設立一混合委員會，由各部會遴派其最高級文武官員組織之，以決定遣兵進佔君士坦丁及海峽之辦法。該委員會於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將其決議呈報俄皇。俄皇閱後，批曰：

『該委員會之建議，完全照准。』

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初，俄國業已決定：機會一到，卽將根本的解決君士坦丁及海峽問題。殆無疑義。此種機會，俄國政府以爲卽在土耳其參戰時得之。

一九一五年初，俄國政府卽已提出其對於君士坦丁及海峽之主張。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

六日之倫敦公約 (Paix de Londres) 及其他協定 (Accords)，除君士旦丁及海峽外，并承認將愛爾澤魯門 (Erzeroum)、特迺比雍德 (Tr. bizonde)、瓦倫 (Van)、比特里時 (Bitlis) 及南古的斯坦 (Sud du kurdistan) 一帶地方，直至波斯邊境，全歸俄國。所以一九一六年一月二日俄首相特迺波夫 (Trepof) 即與高彩烈的向俄國國會宣告曰：

「俄國向國際海尋出路的千年夢想，現已開始實現。俄國人民世代相傳的歷史目的，君士旦丁以及黑海與海峽沿岸要塞之佔領，已有把握。俄法英三國所訂，義大利頃亦加入之公約，已承認吾人對於君士旦丁及海峽之權利。現在俄國人民當知其為何而流血也！」

所以一九一七年春，俄國革命尙未爆發以前，俄國朝野似皆以為俄人之傳統夢想定將實現也。事實確亦如此：若俄國帝制多有一年壽命，誰能阻止俄國佔領土耳其帝國首都以及人垂涎之海峽耶？拿破崙有言：「佔領海峽，等於有一帝國 (La possession des Dardanis vaut un Empire)。是其重要，可想而知也。」

但結果却又不然。盧武夫親王 (Prince Lvov) 及克恩斯基 (Kerensky) 所組成之兩個式微的臨時政府，均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被革命黨人推翻。列甯與其同志并利用人民及軍

隊苦戰三年之疲勞心理而提出口號曰：『立即停戰。既不割地，亦不賠款』。人多擁護。革命黨人一掌政權，即向德奧諸同盟國求和。和會開於布勒斯特里多無時克（*Brast-Litovsk*）（今波蘭境），和約是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訂的。根據該約之所定，俄國應交還土耳其巴都門（*Batum*），卡爾斯（*Kars*），阿爾達汗（*Ardahan*）三城及其附近地方，又土國因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戰爭所失各地。但巴庫區煤油輸出黑海所必經之巴都門，終為俄國所有。該城及其附近地方之退還俄國，係根據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所訂為土耳其「國民大會」（*Grande assemblee nationale*）政府與俄國「蘇維埃」（*Soviet*）政府開一合作新紀元之莫斯科條約（*Traite de Moscou*）。

欲問俄土兩政府何以忽能接近，須知當時兩國彼此所處之困難情形：

一九二一年初，戰敗的土耳其，正忙於與戰勝之協約國苦鬥，以謀救亡圖存。凱末爾將軍及其黨衆，既乏軍械，又無其他之必要方法以自衛。所以不暇釋交，凡能助己者，皆聯之。蘇俄則因被協約國最高委員會（*Conseil supremes allies*）之封鎖，還要應付英法咄使而暗受其軍事接濟之白俄軍隊。一時基於環境的需要，土耳其之愛國份子與蘇聯之共產領袖，不得不切實合作以抵抗其共同敵人。

加以俄國的革命政府，在外表上雖已拋棄俄帝之帝國目標，然在內心裏却從未忘懷俄人之千年長夢。如果因土耳其失去其在歐洲政治舞台上之地位，致西方諸強盤據其海峽及小亞細亞，則俄國的傳統希望，將永無實現之日也。爲防患未然計，俄國惟有盡力幫助土耳其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國民大會政府。

土耳其復興運動之成功及土國近年之發展，其得助於蘇聯者至多，乃歷史上不能否認之事實。但俄之助土，此并非首次。蓋凡遇君士旦丁及海峽受他國威脅而俄國自己又無力單獨實現其野心時，俄國固常常援助土耳其也。

惟事有出乎俄人意料之外者：俄之助凱末爾以使其驅逐希臘軍隊下海拜向協約聯軍收復君士旦丁，其目的本欲藉以控御新興的土耳其。所以土耳其民族忽然蓬勃的興起，使氣息奄奄之帝國一躍而成真正獨立自由之強邦，實非俄人之願。觀於一九三六年蒙特婁會議（Conference de Montreux）時（註三七），俄國報紙同聲一呼的攻擊土耳其，斥其忘恩，可以知之矣。

至希特勒（Hitler）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攻俄時在國會所洩露關於訂立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俄（同盟）公約（Pactes germano-russe）的談判經過，及保加利亞工務

部長瓦西列夫 (Vassilief) 本年 (一九四三) 四月四日代表政府所發表之宣言，更赤裸裸的證明斯達林 (Staline) 政府不會放棄俄帝對近東的傳統政策。

斯達林及其外長莫洛托夫 (Molotov) 於本年九月五日與莫斯科主教塞爾機 (Serbe) 會晤後，該主教即於同月八日被選為全俄教主。同時，聖務院之七委員，亦經推出。故正教與蘇聯政府之關係，勢將恢復。

斯達林此舉，等於蘇聯政府正式承認正教，亦為蘇聯外交趨向（恢復帝制外交）的新表現。願自一四五三年君士旦丁被土耳其人佔據後，東教聖城之莫斯科，早已成為巴爾幹斯拉夫民族所信奉的正教之中心。從今以往在信仰方面，似一般的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羅馬尼亞人，乃至一部分之希臘人，波蘭人波羅的海人，（因其在德軍佔區），均將對莫斯科「衆星而拱之」，而惟以塞爾機之「馬首是瞻」也。

蘇聯有此新機會與新工具以實行帝俄之舊政策舊計畫，則其成功，似比較可期（註三八）。

所以君士旦丁及海峽，永是俄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所不同者，恐今日之蘇聯政府并不以能控制海峽為滿足；彼尚須在地中海上有一較為寬大之門面，始能放心。俄國近來

在亞拉伯國家——尤其在敘利亞——的活動，即所以方便將來紅軍打通小亞細亞以達小亞力山大海灣（Golfof Alexandrette）者。查自一九一六年起，俄國當局，即已一再明言，謂海峽之佔領，雖足以制止敵人，使其不能越「雷池」一步，以侵入俄國腹心。但不足以充分保障俄國艦隊之從黑海自由駛入地中海；蓋任何海軍國家，祇要有希臘及愛琴海為根據地，隨時可以阻止俄國艦隊之出入馬爾馬拉海耳。

### 三 土耳其與英國之關係

英國在其國際政治的行爲上，雖常常善於利用人道主義以籠絡其他民族，以爲己助。然從不注重道義。無怪英國國徽載有「上帝及余之權利」(Dieu et mon droit)一格言。英國國民之特性，恐不容易比這寥寥數字更簡單明晰與高貴的形容罷！

關於「余之權利」(Mon droit)一詞，由歷史上的證明，英國實存心使之與其「利益」(interet)混合。因權利利益之混合，所以英人往往不知感情作用爲何物。

曾主持英國外交近四十年之賓母斯登(Palmerston, 1784-1865)常言：

「英國在政治上不知何爲友誼，亦不知何爲仇恨。英國祇知其永久之利益。」

另一著名之英諺又說：

「不管有理無理，總是我的國家」(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註九)。

在實行上述之原則時，有時頗使英國的友人左右爲難。例如前年冬，俄國并未恢復信教自由。即在革命以前，俄國之宗教觀念，亦與英國兩樣。然因英俄同爲德國敵人，爲表示作

戰同情起見，英國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竟爲紅軍祝福，且稱蘇聯爲「光榮的基督教國家」。聞者殊覺肉麻。至英國的敵人，則呼之爲假僞。實則既非假僞，亦非不義，乃天生之孽，凡非英國利益，均難入其耳。英人極自然而誠懇的（不加思索，亦不猶豫）相信：凡於英國有利益者，皆道義，凡於英國有損害者，皆不義。

這樣上下其詞的任意解說，在英國歷史上已成爲一種極大之政治力，使大英帝國之建築者得以平心正氣的公然違背不少之「神聖法律」與「道德信條」。

以上所言，不在責難英國，亦不在讚揚英國。國際政治之鬥爭，原不若孟鼎（Mon'hyon）（註四〇）獎金之競賽，專以道德爲標準。任何國家，自有其有史以來，固沒有不專爲其本身利益着想者。所以有許多之政治家，對於德拉克（Drake）（註四一）及克乃武（Clive）（註四二），一流人物的英國，特別敬佩。關於此點，英國戰前駐德大使亨德生（Neville Henderson本年五月卒），在其所著 *The failure of a mission*（「使命之失敗」）一書中，記有渠與德國空軍領袖戈林大將（Marshal Goring）之一段奇談。

總之，英國在政治手腕方面，較其他各國來得熟練：善於利用時機，深悉政治上的智力，首在準確的識別能與不能。英國的大政治家，多具遠大眼光，能看清遠大目標，自知隨時

勢之需要以取舍。惟因大英帝國的利益遍於全球，性至複雜，有時且互相衝突。所以英國的政策，不能走一直線：須隨環境而變遷。但無論何時，亦無論何地，英國賴以調和衝突與齊一意志者，惟帝國之最高利益耳。

前面所述英國在政治上之特徵，吾人必須先爲明了，方可進而研究兩百年來土英兩國的外交關係（註四三）。吾人一讀土耳其之國史，吾人卽知大英帝國確爲對阿多曼帝國之覆亡貢獻最多及對阿多曼帝國之遺物享受最多的國家。但英國亦爲對土耳其之命運最關心及對土耳其之需要最出力的國家。自然英之助土，不是沒有相當代價的。

整個之十九世紀，英國都是俄國在近東及中亞的勁敵。所謂「鯨鯨之鬥爭」（*Lutte de lours et de la Baleine*）（註四四），數十年來，殆已成爲小學生之「口頭禪」也。

十九世紀初，「英印帝國」（*Anglo-Indian Empire*）一名詞之創立，其目的卽在使英國政府注意俄國急向海峽波斯灣以及中亞進展者。蓋英領印度成了俄國所注射之目標，英人不能不知。所以英國從此便極力設法以阻礙俄人走向印度的水陸道路。爲此，英國一面在波斯積極的作外交活動，用種種方法以表現英國朝野對於高加索民族爲其獨立自由而英勇奮鬥之空虛同情。高加索人民獲此鼓勵，益爲興奮，致阻俄人向中亞南下者垂數十年。英國一面

又一再切實幫助土耳其以解決其屢次基於俄國侵略政策所發生之種種困難。若謂不有英國外交及其有海陸軍為後盾的不斷干涉，則土耳其早已在十九世紀因俄國帝國主義之壓迫而滅亡，實非過論。

例如克里米亞戰爭與柏林會議，即英國因欲幫助土耳其抵抗俄國而與之合作的最重要之兩個階段也。

但自前世紀末，英國却已漸露其對於土耳其的態度之變更：

一八九六年，尼古拉第二遊倫敦，英首相兼外相薩里士布衣（Lord Salisbury, 1830-1903）曾向其提出關於瓜分土耳其之計畫：依照該計畫，埃及歸英，海峽歸俄。時適俄國正忙於遠東問題，俄皇顧問，咸認時機未至。故俄皇未予接收。

到一八九八年，英國政府又向俄國提出一劃分土耳其（及中國）成勢力範圍之新計畫。因為同樣的理由，俄國仍未加考慮。

二十世紀初，英國這種新政策之趨向，日更顯著。此時歐亞兩洲的政治均勢，皆已發生了不少的深刻之變化。其在歐洲大陸，德國已成為最強盛之陸軍國家。威廉第二（Wilhelm II, 1859-1941）常曰：「德國之將來，應在海上。」（Deutschlands zukunfft liegt dem

Wasser) 渠會作摩洛哥及巴力斯坦之壯遊，并自命爲「回教之保護者」(Beschützer des Islam)。其在亞洲，則日本於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轟轟烈烈的戰敗俄國。俄國此敗，內部卽激起革命。其影響所及，使俄國在亞洲及近東之政治地位，均多年不能翻身。

英國以爲根本改變其外交方針之時機已成熟：既於一九〇二年爲抵抗俄國并增強其在遠東之勢力而與日本訂立同盟關係(註四五)，卽於一九〇四年四月八日爲抵抗德國而與法國訂立一友好協商(Entente Cordiale)，以爲英國的國際政治改變趨向之張本。全賴法國外交之積極周旋，英俄兩國乃獲接近。

到一九〇七年，英俄兩政府遂同意劃分波斯爲兩個勢力範圍：一屬俄，一屬英。前者包括德黑蘭(Tehran)及波斯北部，後者包括西拉子(Chiraz)及南方各省。

於是解決英俄兩帝國百年以來在東方競爭的第一步工作，總算完成。其第二步工作係結束土耳其之壽命者，亦於上次世界大戰中決定：蓋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倫敦公約(Pacte de Londres)，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九日的西克畢哥協定(Accord sykes-gorges Picot)與聖讓摩連協定(Accord de Saint-Jean-de-maurienne)，又英法政府與俄國政府所訂關於君士旦丁，海峽以及小亞細亞東部各省之其他協定，卽用以瓜分阿多曼帝國與俄英法義四國

者。

土耳其這個苦命，半因俄國革命，半由土人之英勇精神而獲救。土耳其民族，在其最危難的關頭，能找得非常領袖與愛國將士以抵抗「四面楚歌」而來之外國侵略軍隊，俾土耳其國家轉危為安，應值得全世界人類的敬佩。

就計劃瓜分阿多曼帝國之四國而言，阻撓土耳其民族復興之最力者，仍為英國。試問：咄使希臘進犯土國并出全力暗助希軍以壓迫凱末爾之獨立軍隊者誰乎？英首相路德喬治（H. O. D. Lloyd George）也！庇護最後蘇丹馬賀買第六（Mahomet VI）（註四六）於君士坦丁以抵制革命運動，待革命成功復派軍艦護送其出境者誰乎？英首相路德喬治也！

然光陰易逝，日月如梭。曾幾何年？而新興的土耳其共和國，因有賢明領袖為之指導，又在近東及巴爾幹成為日益重要之國家也！

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在雅典所簽訂之巴爾幹友好（協商）公約（*Pacte d'Entente Balcanique*），本出於土耳其政府的推動者。

在亞拉伯諸國境內，因其人民不能忍受英國之統治，久已醞釀革命。亞拉伯世界與土耳其世界於上次大戰中在精神上所發生之裂痕，亦已逐漸消滅。而安哥拉政府對其失地又一再

表示無意收復，尤使新成立之亞拉伯國家十分放心。所以這些國家，咸認新土耳其爲其可能的與國，而非必然之敵邦；蓋新興之土耳其雖然積極的西方化，但數百年來回教在同一帝國內所造成之精神及文化關係，究已深入民間，一時不易磨滅。因此之故，土國當局遂乘機起而利用之領導之并團結之。其結果即促成土耳其，伊朗（波斯），阿富汗，伊拉克四國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在伊朗境內之沙阿達巴（Saadabad）地方訂立「友好與互不侵犯公約」名曰沙阿達巴公約（*Pacté de Saadabad*）。

這種演進，自然不能不引起執有回回世界權威與把持地中海交通之英國注意。同時，共產的俄國，既已打破所有白俄軍隊之抵抗，又已消除一切反對勢力的存在，即積極從事國家工業化，軍備機械化。其在國際政治之立場，遂與大英帝國又恢復其傳統的敵對政策矣。

在此種情勢之下，英國之對土耳其，當然祇有重修舊好，於是倫敦政府急速示意安哥拉政府，欲與接近。其主旨固在使十九世紀支配英土兩國間友好關係之基本原則復活者。土耳其既疲於應付蘇聯，自然「歡迎不暇」。故立予接受，藉以減輕其強隣在政治上對之所施之壓力焉。

一九三六年麥特婁會議之召集，其目的在使土耳其恢復其對於海峽之主權者，即英土兩

國友好關係復活之象徵也。

然此次世界大戰之發生，似亦因英土關係日益接近，俄土關係則日形疏遠之故（註四七）。

查英國對土耳其之新態度，土當局雖感覺十分滿意，然土政府因恐得罪蘇俄，故初不敢在友誼上向英國有過於顯著之表示。但結果土耳其終與英法政府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在安哥拉訂立一三國互助協定，以爲今日英土兩國合作之藍本者，仍莫斯科政府有以促成之也。蓋一九三九年秋，英法兩國代表團正在莫斯科與蘇聯政府進行訂約談判時，俄國當局已祕密與德國代表接洽，忽於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簽訂一德俄（同盟）公約（*Pacte Germano-Russe*）。是爲德國進攻波蘭及後來與蘇聯分據波蘭之先兆。待土外長（今總理）沙拉瑪格魯（*Chukru Saradjolu*）行抵俄京，竟久候而未蒙蘇聯當局接見。按土外長之赴俄，目的在未與英法簽約以前，先爲探詢蘇聯政府之意見。傳沙氏靜候數星期後，俄國忽向土耳其要求准許俄軍參加海峽之防務，并讓與海空兩軍根據地等。於是土俄談判突然停頓，而土國政府且不待其外長之歸，立與英法簽約焉（註四八）。

英法土三國互助協定附有兩議定書（*Protocoles*）。其要點爲：土耳其不因其對本約所

規定之義務而被迫從事足以引起其在軍事上與蘇聯衝突之動作。此可見該協定之有利土耳其，亦可見土耳其之對俄國時懷戒心也。

#### 四 土耳其對中俄兩國境內土回民族之野心

照土耳其人見解，在歐亞大陸上，有一廣泛空間：西起斯拉夫世界，東迄中國本域，北至烏拉山與西伯利亞，南抵伊朗暨阿富汗，在歷史上常為具有土耳其血統關係之民族所居。此種民族有時且爭服異域與民族，以引起文化上之衝突而創造其他新文化。其光明燦爛之史迹，可於撒馬爾罕（Samarkand）（註四九），德里（Delhi）（註五〇）及伊斯坦堡（Istanbul）諸地名見之。

然這些民族所造成之國家，今祇有土耳其一國存在。現土國雖僅有居民一千七八百萬，然全世界的土耳其人，至少在五千萬以上：其大部分在蘇聯及伊朗北部（約三千萬），餘在中國之新疆省。

因於四百年前俄皇伊萬第四（Ivan Iv）（註五一）開始侵略而發生之民族混亂，窩瓦河（Volga）流域及俄國南部人民的面貌，已大改舊觀。反之，裏海以北及烏拉山一帶之居民，却未大變。至中亞各地者，則更難察覺：蓋該地諸汗領（Khanats），直到十九世紀中

業以後，始被俄國合併耳。

但自俄國革命後，尤其自五年計畫實行起，蘇聯似在向東發展。此種東進運動，自此次大戰發生後，更有長足之進步：如將重工業，農業及人民搬往烏拉山與裏海以東，實不啻一真正之移民運動也。據土人意見，若此項運動不迅為制止，則土耳其民族之發祥地，早遲勢將消滅。所以土耳其斯坦，伊代爾拉烏爾 (Tdel-Ural) (註五二)，高加索及克里米亞各地土著之不安現象，誠與日俱增 (註五三)。

上述各民族在過去既與土耳其有同一血統語言及宗教之關係，故大多數之土人即認其為土國文化上與精神上之「大後方」。然以前之阿多曼帝國對之，究處若何態度？關於此點，土人雖未能言其詳，但黎瓦爾 (Georges Rivoire) 已為斷定曰 (註五四)：

該帝國缺乏遠見，沒有政治眼光。當土耳其在武功上極盛時代，迷於西進，完全疏忽其同胞弟兄。彼不知惟有用這些同種的無窮人力，始可與「方興未艾」的斯拉夫民族鬥爭。在十五十六兩世紀，土耳其在巴爾幹及中歐之勢力最大。當時祇須阿多曼帝國稍為努力；即不難取得其同種地方。乃新起的俄國，竟能於土耳其國勢鼎盛之際佔領卡讓 (Kazani) (在窩瓦河畔) 及阿斯特拉汗 (Astrakhan) (在裏海之濱) 兩土耳其王國，殊為史家所不

解。

以後土耳其又做了不少同樣的大錯：歷十八十九兩世紀，阿多曼政府竟將俄國東南一帶土回民族之利益犧牲，致土國本身亦受威脅。如方便俄國侵入高加索與波斯北部，使波斯及獨立的西爾加西（Circassie）與打格斯坦（Dagestian），均遭損害，即其明證。經門爭多時，俄國卒於一八六四年佔領高加索。而土國亦失其右翼屏障：俄國進侵小亞細亞之路，從此大開也！後來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戰爭及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戰爭，土耳其之失敗，均與此有關。即到了今日，土國仍因此而感不安：蓋德俄開戰後，蘇聯之能突據伊朗北部（即所謂土耳其省）及軍事佔領土耳其與伊拉克之邊界者，皆因有高加索為根據地耳。

阿多曼帝國對土回民族之態度，在上次大戰時，本有一種轉變表現：一九一八年亞澤巴禱（Azerbaijan）與外（北）高加索（Caucase du Nord）之脫離俄國以成立兩個土回共和國，土耳其皆貢獻甚多。土國副元帥恩佛將軍（Enver Pacha）之弟魯黎將軍（Nouri Pacha）曾統率土軍一軍，幫同亞澤巴禱國民軍奪取巴庫，驅逐俄國革命軍，然後為之建立一亞澤巴禱國民政府。至外高加索政府之成立，則靠另一土國將軍原籍西爾加西之伊澤將軍（Youssouf Izzet Pacha）。

此項阿多曼國策之新趨向，係「統一進步」黨（即土耳其青年黨之繼承者）（註五五）——尤其該黨領袖恩佛將軍及達拉將軍（Talat Paşa）——之功。恩佛將軍既促成亞澤巴詳與外高加索之獨立，又在俄屬土耳其斯坦因領導該地之愛國志士與俄國革命黨人奮鬥而戰死，尤有功於俄國境內的土回民族。

查「統一進步」委員會柄政之初，因愛阿多曼帝國主義的影響，急欲取得國內非土耳其人之同情，故仍不以土耳其民族主義為號召。嗣因遭凱末馬所領導的革命黨反對而失敗，又有「大土耳其主義」（Turquisme）（註五六）的新思潮為之鼓動，遂乃「改弦更張」，另定新向國策。

上述新思想之提倡人，應首推哲學家兼詩人之謝格亞（Zia Gökalp）（註五七）。渠於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時，因土耳其失敗，俄國進兵威脅君士且丁，乃為是說以喚起土國人心。此外尚有數位原籍窩瓦河或高加索之著作家與政治家：例如語言學家阿克初拉（Yousouf Akchoura），法學家阿默德（Oglou Amed），皆為發揚大土耳其民族主義并主張土耳其的政治目標應傾向土耳其民族的發祥地之最力者。

但此種潮流甫經發布，即因上次戰敗關係而中止；土耳其國民既忙於救亡圖存，新興土

耳其之領袖亦祇好集中力量於國境之防衛。又因當時革命政府的根基不固，不得不借助於強鄰之蘇聯，所以外高加索及亞澤巴群兩回同共和國被俄軍攻擊，凱末爾及其同志均惟有「袖手傍觀」。後來安哥拉政府因恐獲各蘇聯，不特不許土回亡命黨人在土國作政治活動，且禁止或沒收主張高加索土耳其斯坦，伊代爾烏拉爾及克里米亞各地獨立之刊物。

安哥拉政府之採取如此態度，雖因國是關係，不得不然。但土國的輿論界與大學教授——尤其教育團體——之對土回民族運動，則十分同情。

土耳其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想既已深入輿論界及教育界，則一待時機到來，即將具體化無疑。此項時機，在土人眼光中，似已於去夏因德俄戰事之展開而取得：當時德軍已逼近高加索，僅斯達林城（Stalinrad）久圍未下（註五八）。所奇而最令人注意者：當時的號令，係由政府發動，而非出自民間。蓋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一日，土總理（前外長）沙拉瑪格魯就職後在國會作政綱演說，曾為動人之言曰：

「吾人是土耳其人，吾人是大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吾人亦永遠是土耳其人，永遠是大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大土耳其民族主義是吾人之根本問題，亦是吾人之教化與生命問題！」

沙氏此言，經議員全場一致熱狂的喝采。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

大土耳其民族主義一詞，出於政府首領之口，公諸國民代表之前。羣衆視之，好似一種口號，好似一種順應國民渴望的新政策之發端。所以名記者沙法（Peyami Safa）次日即在土報 *Tasvir-i Efkâr*（畫意）發表一文響應曰：

「大土耳其民族主義一詞，第一次成爲正式的術語：這術語應假設一個政綱，一個地理上政治上和種族上的趨向……在吾人之革命史上，第一次有一個唯一的口號將土耳其人民，土耳其政府，土耳其國家及土耳其主義合併於一惟一之觀念中。這種合併，應發生許多偉大的事件。」

另有「名作家阿爾空（Orkhan Seyfi Orkhan），因胆怯份子主張保守者曾言：「小亞細亞！祇有小亞細亞！吾人是小亞細亞人！」遂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在 *China's Ala*（松下）雜誌上駁道：

「……我們的同行似乎想說：「我們不要被汎土耳其民族主義（Pan-turquisme）迷惑……我們是一個小民族，我們祇以小亞細亞之境界爲境界，我們盡重經營小亞細亞足也！」。余曰：不！吾人是一個大民族，并且是一個極老極大的民族！直到昨日，

吾人尙組成一個廣闊帝國。謙遜不是民族的美德。土耳其民族的偉大，應爲我們國民教育之基礎。吾人如不以這種國民自尊心教訓青年，則國家之安全，定將大受威脅。」以上二人之言，雖未免過於，然確能代表土耳其日前大部分之知識份子，尤能代表近年之安哥拉政府。而從另一方面觀之，若土耳其真能奮發有爲，其對土耳其之前途，究亦頗切實際。蓋基於此次大戰之教訓，可知人口不多工具不新之民族，絕無力抵抗資源無限軍隊輒以百萬計的強國之野心也。

凡處於野心強國的過道上之民族，例如土耳其，苟不自強，則其獨立難保，乃係事實。故上述之土耳其國家（民族）主義作家，認小亞細亞派的懦弱政策足以「危害其國家之安全。」

另有一種真理而爲此次戰爭天天所證明者，卽十九世紀以來獨立國家賴以組成的民族主義之生存力是也。雖「空間」（*co-space*）論者嘗作種種經濟上的幻影以誘眩世人耳目，然無論在歐洲抑在亞洲，沒有一個民族，除非爲威武所屈，絕不輕於放棄其國家之獨立。

民族主義之神祕性，無時不爲一種極要的政治力。其對於國家統一尙未完全實現之民族，尤爲重要，土耳其卽是如此。所以大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之思想與動作，一定要更切實的逐

漸影響——乃至左右——到土國輿論及土國政府之行動。

大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之野心，在希望并促成與土耳其人有血統關係之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及伊代爾烏拉爾三地民族脫離中俄兩國，另成獨立國家，俾與土耳其密切結合，以組成一強大之集團。這個集團，再根據沙阿達巴公約而擴大之加強之，以與亞拉伯民族國家之伊朗，阿富汗伊拉克聯合，使成爲一亞洲集團。其主要任務，名爲和緩蘇聯與大英帝國之衝突并減輕俄國對東南歐之威脅（註五九）。實則一部分之土耳其人仍夢想繼承蒙古帝國及阿多曼帝國之業而恢復其版圖矣。

## 五 土耳其在此次世界大戰中之態度

以上所言，一面既已略述土耳其本身及其與俄英兩國關係在歷史上所經過的幾個階段：俄英兩國，無論在過去，抑在現在，均爲對土耳其的命運最關緊要之國家。一面又已略述近來流行於土耳其國內的大土耳其民族主義思想，該思想頗有左右土國國策及其國際發展者。因此之故，土耳其在此次世界大戰中，直到最近，不能不深謀遠慮的採取一種極端之保留態度。至土耳其將來之態度，則基於目前戰局之演變，似亦可作相當之推論。

就大體言之：直至今日，此次世界戰爭的發展，大有裨益於土耳其之地位。自然，土耳其亦如其他之中立國家，深感因於戰事所生的經濟紊亂和交換困難。土國政府財政拮据，土國人民尤飽受物價奇昂之苦。但在政治方面，則土耳其之國際地位，確已增高。

土耳其與英美兩國的關係，現由一九三九年十月之英土同盟條約（法英土三國互助協定）及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國國會所通過的租借法案（Lend-Lease）支配之。美土友好條約訂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六日，商約訂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英土伊（Iraq）國境及善鄰條

約訂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英土商務及支付協定訂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英土商務及交換公約訂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土借款及軍火協定訂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土耳其與俄國的關係，雖因一九三九年秋其外長在莫斯科交涉失敗及法英土三國互助協定在安哥拉簽成，未免稍形疏冷，然在表面上迄無大礙。土俄兩國關係，現根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所訂後經一再延長之蘇土友好與中立（互不侵犯）條約。俄土友好條約最初訂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商務及航行條約則訂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法土兩國在簽訂三國互助協定以前，已於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訂有一法土條約，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訂有一交換協定（Accord de clearing）。法國并以代管敘利亞及里本（Liban）名義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與土耳其簽訂一友好善鄰條約。該約經於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重訂。縱法國戰敗，今里本與敘利亞又漸走上獨立自由之路，故法土關係，近來無甚重要。

中土兩國正式締交，為時固晚（註六〇）。然雙方使節，業於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宣布升格。足徵兩國關係，有日趨接近之可能。雖因新疆民族問題，此後更有慎重解決之必要。然新疆同胞，祇須：（一）讀中土文化史，（二）觀中土地理圖，即知所選擇也。

至土耳其之與軸心國家，土國尤立於有利地位：

土耳其與德國，本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訂有一友好條約，後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訂有一商約，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訂有一商品交換協定 (Accord relatif aux échanges commerciaux)。德軍既佔巴爾幹，土耳其「躍躍欲試」之際，賴德國駐土大使巴本 (Papen) 「長袖善舞」，竟於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 (先德軍攻俄僅五日!) 在安哥拉與土耳其政府另簽立「友好條約及數種較利土方之商務協定 (餘詳註二五)。其已滿期者，業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延長之。

土義中立和解條約訂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商約訂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義大利雖因其東進殖民政策對小亞細亞久有野心，然現既戰敗，且已投降英美聯軍，則土耳其對之，一時當無所恐懼。而義領地中海與土耳其近在咫尺之羅得島 (Rhodes) 及多得喀尼斯羣島 (Dode canese)，如土耳其有功於聯合國之勝利，戰後且有交還土國之可能。

土耳其與日本間，似無芥蒂。其與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則彼此同情。

土耳其之能有此優越地位，似得力於「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之功。即：

(1) 土耳其之外交開明而有決斷，在最要緊的關頭，能沈毅謹慎應付；除保護其純粹的國家

利益外，從未染指其他（人和）。（2）土耳其在地理上所居之特殊地位，適當國際重大利益的轉環點：任何強國不易壟斷土耳其，任何強國亦不願坐視土耳其被他國壟斷（地利）。（3）尤其因此次戰爭，交戰國兩方，勝負無常：雙方皆時有敷衍土耳其之必要，俾土耳其得堅守其中立態度（天時）。

查土耳其之中立，在過去，確於英德兩國皆有過利益：當羅邁爾大將（*Marshall Rommel*）所領導的非洲軍（*Afrika-Korps*）進逼埃及時，因土耳其之中立，使軸心軍不能取道最短略線之小亞細亞以窺中東。此於英國有利者也。當俄軍反攻最烈時，又因土耳其之中立，致駐紮伊朗伊拉克之英國重兵不得逕過土境以攻德軍之背。是又於德國有利者也。

基於這種雙利理由，雖外間傳統種種，但開戰以來，無論何時，抑無論何方，似皆後未嚴重的壓迫土國，以逼其取消中立，參加作戰。縱有逼迫，亦未必成功。蓋如任何一方攻土，土必立即加入其他一方。土國而加入對方，則攻者不惟無便宜可得，亦且困難有增。查其理由：（一）因小亞細亞地形崎嶇交通不便，（二）因土軍強強，現且配有得自交戰國雙方之新式武器（土人雖迄不善用，然其抵抗力究已加強）。故不論德軍由巴爾幹向中東進攻，抑英軍由中東向巴爾幹進攻，皆不能在土境，作「閃電戰」（*Blitzkrieg*）也。所以在這種情勢之

下，土耳其絕不易反其意志而被牽入漩渦。

凡相信土耳其參戰者，多注目保加利亞。蓋土保關係，本有裂痕：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結果，保國將安德里羅珀（Andrinople）割讓土國，保人迄今難忘，時思收復。另有急烈份子，且想佔領君士旦丁。土耳其當局深知來自此方之危險，故其對保外交，亦特別慎重：既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四日與希臘訂結土希同盟（友好協商）（Entente Cordiale），復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與希臘，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簽立巴爾幹協商（Entente Balkanique）以包圍之。俟此次戰事發生後，則保加利亞愈與德國接近，土耳其亦愈與英國要好。但同時安哥拉政府又極力設法以維持其與德國之友好關係。

查土保之外交關係，每經一度緊張，必有一翻「妥協」（Modus vivendi）（暫行辦法）。直至最近，似雙方均願維持「現狀」（Statu quo）。

本年（一九四三）三月十五日土總理沙拉鳩格魯對亞拉伯新聞社代表談話，曾說：

「土保關係正常」。

四月四日保工務部長瓦西列夫在國會演說，言到保土關係時，亦謂：

「吾人不願與土耳其敵對。吾人與土國爲一友好條約（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訂）

所結合，吾人應遵守該約。土耳其係守中立，不肯加入任何一方作戰。敵人宣傳謂土耳其對保加利亞將有顧慮，實屬荒謬。」

現英美聯軍已佔據義大利一小半，巴爾幹半島亦成最近將來戰爭之標的。保加利亞內則上下賴以團結之國王既崩，外則英美空軍一再前往轟炸。故不特不致向土耳其尋釁，且時恐土國與之為難。所以今日之保加利亞，祇求能與土耳其保持其善鄰關係。但土國對之，態度是否相同？似頗有疑問：十一月二十九日保國某報登載一所謂土耳其傳往消息，略言土外長門愛門鳩格魯（Numan Menemdjoglu）曾聲明土耳其對保加利亞無土地要求。意在探試土政府通訊社 Agence Anatolie（亞拿多里亞社）立予否認。不數日（十二月二日）保外長齊提馬洛夫（Chichmanof）在國會演說保加利亞外交政策，即謂：

「……根據近來時局之演變，可說土國與吾國皆認為有維持巴爾幹和平之必要……」。

至英美聯軍如果在巴爾幹之任何一地——例如上次大戰協約國軍隊登陸薩羅尼加（Salonique）——上岸，或俄國紅軍沿黑海北岸以近迫巴爾幹，土耳其究將採取何種態度？則難答矣！所可言者，聯軍或紅軍一旦進佔巴爾幹，土耳其之處境，即將大感困難。蓋土國在海峽

附近之安全，近來本靠該處在土地上能維持現狀及土耳其與德保兩國之關係正常。如此項原不安定之均勢一旦破裂，土國被迫，絕不能坐視：土國必為相當之應付。此種應付，究為軍事行動？抑純屬外交性質？當隨情勢！尤其進佔海峽附近軍隊之國籍！為轉移。

保加利亞因與俄國同種同教，故其人民感情素睦。上次大戰時，保政府之對俄國，雖經德奧壓迫，終是「宣而不戰」。此次亦僅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向英美宣戰。其對蘇聯，迄仍維持其外交關係，近自德黑蘭（十一月）會議後，且互相增派陸軍武官。故如英美軍在保境登陸，保軍必努力抵抗。但如俄軍走進保境，則保國人民恐將「箝食壺漿，以迎王師」也！此為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恰恰相反之點。亦為土耳其與羅馬尼亞彼此同情之處。故如進佔保國者為英美軍，土耳其或將暗助。如為俄軍，土耳其定感不安。蓋一九四一年春，當德軍佔據南斯拉夫與希臘時，土國輿論已為喧嘩耳。

因維新的土耳其野心勃勃，不以僅為一巴爾幹國家為滿足，且時想重執整個巴爾幹之牛耳。故其對德國之態度如何？須視德國對巴爾幹有無野心。土德關係，在過去向來不壞。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之召集及其結果，全靠德國之支持。土耳其不應忘情。雖後來俾士麥極力設法使德國與俄國接近，然一八八八年威廉第二即位，鐵血宰相去職，又為土德邦交開一新

紀元。此種邦交，因有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比肩作戰及共同流血關係，遂益堅固。

但此種「患難與共」關係，因當時之德國將官及外交人員類多橫暴，曾與土人惹起不少摩擦，不無遺憾。但一般的平民，因不知其詳，毫不仇視德國，且常懷好感。蓋無知的土人，咸認德國為歐洲大陸上從未侵略過阿多曼帝國之國家。無知之土人，更未忘記當列強干涉土耳其內政時德國曾一再幫助土國。在上次大戰中，德國且與土耳其同在一方以與土國世仇之俄國作戰。

土國當局及其智識份子，其見解當然與一般之土人不同：德國國社黨（*Parti national socialiste*）之基本觀念，對維新的土耳其本不矛盾。新興土耳其賴以建國的凱末爾政治哲學，原與近年流行德國之種族理論類似。國社黨人之將凱末爾列為其學說思想之先輩者以此。所以當德國祇限於將有德國血統關係而被凡爾賽條約（*Traite de Versailles*）強迫離開德國的人民回到德國時，土人向表同情。但德國一開始其合併政策，土人即示反對。

所謂「生存空間」（*Lebensraum espace vitale*）的理論，土國之智識份子多當作德國的統治意志解。因「生存空間」一詞既嫌曖昧，而所謂空間又無一定界限。是以土國輿論多以冷眼視之。況繼承奧大利的新德國，頗有重探霍浦斯堡王朝（*Monarchie des Habsbourgs*）

向多瑙河流域侵略的傳統政策之可能。故空閒論之不獲土人歡迎，本不足奇。

所謂「新秩序」(Nouveau *ordre* nouveau)也者，其意義亦欠準確。直至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希特拉與墨索里尼(Mussolini)在白倫諾爾(Bremner)之會晤及其正式宣言謂一切民族皆有權過問其「國家的自由發展」，人咸認該秩序與小國的政治獨立頗有接觸。但「所有民族，不論大小，凡在其本國以內，其獨立權皆不應受拘束」，乃土耳其共和國對國際政治的基本原則。土總統伊斯美伊諾呂(Ismet Inonu)（註六一）已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其國會開幕詞中公開的重言以申明之。

德國在東歐被佔國家之措置，事實頗與土耳其的願違。其最使土國輿論失望者，莫如德國政府對俄國的土回民族之態度。因德國之利益應在取得近東及亞洲被其對敵蘇俄所統治的回回世界之同情，故自德俄（蘇）戰爭開始，土國即希望德國承認高加索與土耳其斯坦之獨立并聲明其志在使該兩民族脫離蘇聯之羈絆。但德國毫無表示。

土國輿論雖對德國有所不滿，然亦非但願聯軍全勝。即對英國最熱忱的土人，亦無時不想因有蘇俄幫助而得到之英美勝利，終使土耳其危殆萬分。縱使前面（第二節）所引希特勒之洩露及瓦西列夫之宣言宣傳作用居多，然一聽莫斯科每日對巴爾幹人民之廣播，即可明瞭

蘇聯之用心：俄人天天播音力勸斯拉夫民族大團結。共產的汎斯拉夫主義，其在被佔的巴爾幹地方，不僅素來同情莫斯科的工人農人擁戴之。卽向爲政治重心之智識份子及僧侶階級，亦多歡迎之。

宗教信徒雖迭遭共產黨人之虐待，然塞爾維亞的教主年來所擁護者，并非用南斯拉夫蒙塵國王及其逃亡政府國防部長名義來號召游擊隊（*Chetniks*）的米海洛維奇（*Mihailovich*）將軍，乃是直聽莫斯科命令以指揮黨軍（*Partisans*）之狄多（*Tito*）大將。該教主且斥米將軍爲賣國賊，爲德國傀儡。至狄大將則近（德黑蘭會議後二日）已正式組織政府，英俄兩國且已決定派遣軍事代表團前往協助之。頃據本月二十一日消息（倫敦廣播），渠且被推爲南國境內聯軍總司令。此可見巴爾幹的教會近來對蘇俄之態度，亦可見蘇俄今日在巴爾幹之潛勢力也。

所以俄國現已重新走上向巴爾幹及地中海發展之傳統大道。海峽問題已於無形中提出，祇待軍事在歐洲再進展到某種地步，卽可由今日之慢性狀態變成急性局面。然海峽安全一受打擊，土耳其政府及其人民均將恐慌，有如土國國家受了威脅一樣。土耳其人民一心一德對於此點之情緒，可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名記者達維爾（*Abidin Daver*）在法文土報

La republique (共和)所發表，爲紀念一九一五年土耳其海軍在達達尼爾峽戰敗協約國艦隊一文見之。該記者本爲海峽問題專家，其言曰：

「海峽是土耳其的喉峽，吾人之生命線經過該處。所以每一土耳其人，一聞海峽之名，卽挺身而起，并於不知不覺中舉手拔劍。」

現海峽既又受俄人威脅，則土耳其應已自問：誰能與之結合以制止此威脅？其答案當然是英國。蓋俄國每次險惡的逼近伊斯坦堡，都是英國站在土耳其的方面來救他。俄國若成地中海國家，則大英帝國與印度（又其太平洋領地）之交通似難保其安全。惟事實雖然如此，情勢却不這樣簡單：俄國如果進佔海峽，英國未必立出干涉。

因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英外相艾登(Eden)在莫斯科與俄政府所訂之友好互助及合作條約(Traite d'amitie, d'assistance mutuelle et de collaboration apris la Guerre)，有讓蘇聯在巴爾幹自由行動之可能，已使土國輿論大感不安。同年十二月三日艾登在衆議院演說，又主張將歐洲之未來組織，由英美俄三國負責爲之，益使土國人心爲難過。蓋俄國如果稱霸東歐，佔據巴爾幹，則土耳其三面被圍，將永無生路也。任何土國政府，絕不能坐以待斃。爲使土國放心，一說因要土國參戰，英首相邱吉爾(Churchill)今年一月底在卡薩

布蘭卡 (Casablanca) 與美總統羅斯福 (Roosevelt) 會議後，特飛至土國之亞達拿 (Adana) 城以面晤土總統伊諾呂。

迨本年十月英美俄外長在莫斯科會議結果，果然決定由三國在倫敦設立一常設委員會以討論歐洲問題。另由三國（并准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南斯拉夫及希臘政府派代表參加）在地中海設立一委員會（該委員會現設北非之阿爾及爾）以解決義大利及地中海問題（見十一月一日三國代表簽發之公告）。於是土國朝野更驚惶失措也！所以艾登尙未離俄，土外長門愛門鳩格魯已與約晤，地點在開羅。門氏此行，一說爲應艾登之召，如果屬實，則不論其出於艾登個人主張，抑係執行三外長之決議，其主要目的仍不外：（一）要土國政府明瞭莫斯科會議結果與土耳其有關各點（如巴爾幹及海峽問題）。（二）要土國加入聯軍方面作戰。（三）要土國讓聯軍通過土境以攻巴爾幹（如一九四一年春德軍之通過保加利亞以援義大利而攻希臘）。（四）要土國借用其由英美暫築之飛機場爲英美空軍根據地（因希臘及愛琴海各島被德軍佔領，英美海軍不能在東地中海活動，不易在巴爾幹登陸。一說英美軍因俄國反對在巴爾幹上岸，祇好以土耳其爲轟炸巴爾幹之空軍根據地，較北非方便）。隨門氏前往者，有土外部祕書長（等於中國之政務次長）前駐俄大使阿齊卡林 (Achikalin) 及其他高級職員多人

。是其任務重要，可想而知。至會晤結果如何？雖外間傳說不一，然土外長一回安哥拉，即偕總理晉謁總統，旋又舉行國務會議，爲時達三小時之久，并一再召開國會，以祕密集議。其有不易解決之難題，不問可知。

願英國會爲保持歐洲均勢（當然是受英國操縱之均勢）而先後與路易十四（Louis XIV），拿破崙第一，威廉第二苦鬥。今如讓俄國控制歐洲，決非出其本心。英國之讓俄國，實逼處此，無可如何。蓋大英帝國現爲其本身生存而戰，若非俄國幫助，則勝利難期耳。所以倫敦有一週刊名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新政治家與民族）者，曾於本年五月論道：

「英國深信沒有蘇聯幫助不能戰勝。爲欲得蘇聯之幫助，英國不惜任何犧牲：即須將歐洲之霸權讓給蘇聯，英國亦願。」

查英國於不得已時之願犧牲重大利益與俄國，此并非其第一次：試問上次大戰中英國與俄國所訂關於割讓君士坦丁及海峽之條約，其未履行者，究係英國有意阻止？抑因俄國偶然革命？

英俄合作條約，預定兩國合作至少要到戰後的二十年。其時間甚長，其範圍亦至廣。該約之時效，將來有無變化，固不可知，然今年二月英國駐瑞士公使館所發行之 *British*

press news & Comment (不列顛報聞與報評)已為登載阿爾德漢(Oldhan)議員寇爾(Hamilton Herr)下列一段文字……

「在戰後的世界中，大不列顛與蘇聯彼此都有合作之必要。此不僅在歐洲為然，即在遠東，亦復如是。將來全靠蘇之聯陸軍及（在一較小的程度內）中國之陸軍，與英美之海空兩軍聯合，再加以各小國在精神上之擁護，以維持世界的和平。」

邱吉爾本年五月到華盛頓與羅斯福會議。同月十九日在美國國會演說，更正式担保大英帝國之參加對日作戰，直到日本消滅為止。嗣（八月）偕羅斯福至魁北克(Quebec)與坎拿大首相金氏(Mackenzie King)會議，邱氏亦重申前意，且將其列入宣言（註六二）。然消滅日本，本非易事。若無俄國幫助，恐難實現。

俄之對日，因恐腹背受敵，迄不肯採斷然態度：蘇聯政府既未參加卡薩布蘭卡，華盛頓及魁北克三次的會議。斯達林本人亦未到開羅與蔣主席，羅斯福及邱吉爾三人會晤（註六三）。當華盛頓會議時，莫斯科政府并以逃職為詞，將其駐美大使李特維諾夫(Litvinov)召回，免使東京政府懷疑。隨又召回其駐英大使歷據婁津之邁斯基(Masky)。其繼任人皆俄國默默無聞之三四等外交官，以表示俄政府對英美不滿。

按俄國不滿意英美，英美亦不滿意俄國，可於本年三月初美國駐俄大使斯坦登（Stanley）海軍大將在莫斯科對美國記者所發表的談話中見之。斯氏責備俄國政府未將英美幫助俄國的情形向人民公布，欲使俄國軍民以為始終在單獨作戰，英美沒有幫助俄國（註六四）。

因此之故，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Wallace）同月十八日在的拉華州（Delaware）演說，即公然言道：

「如西方之民治國（指英美）與俄國不能在戰事結束以前得到一種圓滿的諒解，恐將來尚有一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

所以數月以來，英美當局，積極設法，從其國家的遠大利益着想，在其目前的可能範圍以內，作相當的讓步，俾與俄國諒解。例如本年十月中美國務卿霍爾（Cordell Hull）及英外相艾登之到莫斯科與蘇聯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會議。又十一月杪，美總統羅斯福及英首相邱吉爾之至德黑蘭與蘇聯人民委員長斯達林大將會談。事前皆幾經磋商，費盡心力。其在英美總算「移尊就教」，百般逢就也！

查此次空前大戰，英之參加，初在尊守言信，維持歐洲均勢，繼則迫於自衛自救。美之牽入，其在歐洲，因與英國有「唇亡齒寒」之關係，其在遠東，則亦出於被攻之自衛。然直

到現在，英美之犧牲，重在億兆之金錢，及其負責當局之長途跋涉（註六五）。至其希望，則在：他人雖生命損失，物質損失，自己却元氣未傷，資源無窮，將來不難「捲土重來」，重問歐亞之鼎。

斯達林之赴伊朗，爲其革命成功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出國，亦不謂非犧牲。惟此次戰事之發生，本發源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之德俄公約。嗣因德國進攻，俄人勢不能不誓死抵抗。故其犧牲也宜。俄國雖因地理關係，并早有準備，而成陸地上德國惟一之勁敵，然直至今日，全靠美英兩國在軍事上與原料上之接濟，乃能抗戰，乃至反攻。但因戰面廣闊，戰期延長之故，俄國軍民在生命及物價上之犧牲，亦遠較美英兩國爲甚。

俄國的犧牲既大，則其代價亦必多。巴爾幹僅其一耳。俄國之對巴爾幹，早已視爲其囊中物，不許他人染指。其最顯著之表現爲：（一）德俄現在的生死戰爭，決定於一九四一年春德軍之進佔巴爾幹（因佔領所提倡之汎斯拉夫民族主義與德國所提倡之汎日耳曼民族主義根本不相容）。（二）俄國始終不承認英美軍在義大利的登陸爲邱吉爾所預約之第二陣線（因義大利距巴爾幹太近）。（三）俄國一再反對在未來的歐洲有地方團結（巴爾幹協商，卽其一也）。而英美對之，似已有明示或默示的諒解。不然，何以：（一）聯軍估據（本年九月）義大利南

部後，不逕渡亞得里亞海(Mer adriatico)以攻易得之南斯拉夫(因該地有有組織的內應)而繼續北進以攻難勝之堅強德軍？(二)邱吉爾十一月(莫斯科會議後)在衆議院演說正式聲明渠從未視義大利之戰——第三陣線——爲第二陣線？(三)英美現(德黑蘭會議後)已正式承認共產黨員工人出身與斯達林有密切關係之狄多大將爲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領袖并允在軍事上盡力協助之(根據十二月二十日雙方軍事代表在亞力山大所訂之條約)？(四)本月二十五日(德黑蘭會議以後)始任命西線——第二陣線——及北中海登陸軍總司令(在巴爾幹登陸，必已得斯達林同意)？

英美之承認狄多及任命地中海登陸軍總司令，事皆在德黑蘭會議(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以後，應爲德黑蘭會議的結果之一。該會議的重要決議(註六六)，爲美英俄三國決心在戰時戰後合作。其在軍事方面，是三國之參謀人員已立定消滅德國軍力之計畫。其在政治方面，則三國之外交人員已尋出維持戰後和平之途徑。消滅德軍的方法，首在從東西南三方加強進攻。維持和平的保障，是基於三國已得到互相諒解。然所謂諒解，自然可與海峽有關。所謂東南兩方，亦有經過土國可能。故羅斯福及邱吉爾歸國，行抵開羅，土總統伊諾呂即率同外長門愛門瑪格魯及外部祕書長呵齊卡林等要員飛往會晤。

土總統此行，據公告爲應英美俄三國政府之請。一說係英首相邀之前往，俾介紹其與美總統認識。或竟出於土方片面之要求。如果三國政府真請之，恐亦非斯達林之本心。不然，何以：（一）會晤地點不在德黑蘭（趁斯達林及莫洛托夫在場）？（二）俄國無正式代表參加（註六七）？（三）俄國報紙對此次會議祇登載消息而不發表意見？如邱吉爾約往之說屬實，則其目的似一在調解俄土之衝突，一在託羅斯福轉圜（註六八），以再勸土國履行條約義務。蓋：根據法英土三國互助協定，希土協商公約及巴爾幹協商公約，土耳其皆早應參戰。而本年二月邱吉爾與土總統在亞達拿會議時，傳土總統亦曾充參戰。故從此英美運有大批軍械及糧食至土。但迄今土政府一再託詞不動，英美頗示不滿。上次英土兩外長在開羅會議既無下文，所以現在祇好再由美總統出面勸告（註六九）。至俄國輿論，則更乘機非難土國。莫斯科之戰時權威雜誌戰爭與勞動階級（*La guerre et la classe Ouvrière*），近兩月來之言論，竟謂：「土耳其之中立於聯合國之利益有損。」「吾人不問土國參戰與否，吾人祇使俄國人民知道土耳其現在幫助德國」。

至此次會議（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所討論的問題，據本月九日法文土報 *la Turquie*（土耳其）轉載倫敦路透社八日發出消息，有下列五點：（一）土耳其加入聯軍作戰。（二）土耳

其借軍事根據地與聯軍。(三)土耳其之巴爾幹國家地位。(四)戰後土耳其與蘇聯之關係及該兩國在多瑙河流域之利益。(五)由北海至地中海東歐國家之團結。

但會議後，并無正式宣言（註七〇），僅發表下列之空泛公告（其無具體結果可知）：

「美總統羅斯福，土總統伊諾呂及英首相邱吉爾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五、六、日在開羅集會。預會人有英外相艾登，土外長門愛門鳩格魯及（美總統外交顧問）賀佩金士（Harry Hopkins）。

土國元首之參加此次會議，已構成英土間同盟關係的燦爛表現，并證明土美蘇聯間存在有堅固之友誼。

羅斯福伊諾呂兩總統及邱吉爾首相曾將一般的政局檢討一翻，并將該政局與三國相互利益有關各方面作詳細之討論。所有問題，既經用諒解及誠懇精神之研究，即已證明美土英間對於世界局勢之觀念存在有最密切之關係。所以開羅談話，對於四國之未來關係，皆為最有用與最豐富的談話。

美英民治主義國與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之相同利益及觀念，又存在於英美蘇聯三國與土耳其間之傳統的友誼，在開羅會議期間，皆經證實。」

迨本月八日土總統一行回抵土京，土外長當晚接見土耳其及聯合國記者，遂爲比較切實的補充曰：

「吾人與英國之同盟已因此次會議而加強。」「吾人可說吾人與美國及蘇聯之關係幾與吾人與英國之關係同樣親近堅強。」「吾人得聞許多吾人事前不知之事。我們的盟友（指英美）亦得知不少他們從未聞過之事。」「吾人（指土人及英美）彼此已更接近以了解彼此之利益與可能。」「吾人（指土人）會談時從未離開國民黨（Halk Partisi）（parti du peuple）（註七）所指示之方針。」「我們的外交政策未變。」

十四日，土總理沙拉馮格魯在國會接見參加土京記者年會各報之總編輯及政治編輯，亦謂：

「開羅談話，毫未超出吾人之和平政策範圍。」  
所謂「和平政策」，就是「不參戰」。所謂「國民黨所指示之方針」，係指上次（十一月）英土外長會議後，土國國會議員（註七二）特開秘密會議議決之原則，用作土政府婉拒艾登在開羅提出各要求的基礎者。似不外「嚴申中立。非萬不得已，不直接間接參戰。」所謂「外交政策未變」，應爲「仍守中立」之意。

土耳其之不願自動參戰，理由甚多，其最要者，似爲：（一）由上次及此次大戰之教訓，知凡參戰者必犧牲。（二）土耳其在過去作戰太多，犧牲已巨。（三）土耳其復興未久，野心又大，欲趁他國作戰犧牲，自己修養生息，以待將來。（四）土國財政困難，作戰不能持久。（五）土國交通不便，作戰接濟殊艱。（六）土國雖因地勢關係，易於守衛，但土軍尚無現代科學戰爭之準備與經驗，攻力不强。（七）土國商業重心精華所在之伊斯坦堡及伊士米爾，均距德國空軍在保加利亞及愛琴海諸島之根據地太近，易遭轟炸。即新建的安哥拉首都，亦因無防空設備與充分之驅逐機，無法防禦。

土耳其之中立有伸縮性，其程度恒隨戰局爲轉移。因土國所處地位特殊，所遇時機利已，故能盡量利用英之同盟及德之友誼以敷衍雙方而重收中立之益：在過去固已得交戰國雙方不少之實惠，即現在亦英美繼續接濟之，德國友好之。惟其如此，近來不特聯蘇與土耳其頗有齟齬，即英美對之，亦時有異言。

至土耳其與英國今日之更爲接近，殆爲事實。蓋英土兩國——尤其土國——均有此需要：能幫助并願幫助土耳其以抵抗蘇聯者，現惟英國（美國態度，多隨英國爲轉移）。英國亦欲利用土耳其以牽制蘇聯向地中海及印度之進展。

維新的土耳其本爲一準民主治國：他在政治上處處效鑿英美及戰前之法國。故其今日接近英美，尤屬自然。所以本年十一月一日土總統在其國會開幕詞中，卽已說過：

「土耳其之理想，在加強建築於一切民族自由獨立上的文化之基礎。」「當世界的未來局面正在展開時，吾人不信終歸消滅之統治思想，吾人但信建築於一切自由民族——不論大小——誠意合作上的秩序之設立。」「吾人但願勝利者爲文化與人道」。

查土耳其最近之不易解決者：（一）如嚴守中立，則現在既非聯軍之願，將來聯軍勝利後，不惟不能出席和會以過問巴爾幹之改組，卽對蘇聯的傳統壓迫，亦無法應付（屆時如土耳其無功勝利，恐英國亦愛莫能助）。（二）如公然參戰，則既有前述種種困難，其攻聯軍也，不但機會已過，且向非所願，其攻德也，亦非出其本心（土德原無仇，戰後在科學建設上土國或尚有借重德國之處），其攻保加利亞也，尤恐蘇聯反對。

要之：土耳其對目前時局演變之態度，恒隨其國家利益而決定：土耳其人本皆實際家，絕不肯加入其危險多於利益之戰爭。土耳其希望立於停戰時戰勝國的方面。土國既欲有以阻止俄國之傳統野心，土國尤欲參加巴爾幹之未來組織。土耳其本不願得罪英美德俄任何一國。祇因聯軍勝利在望，所以土耳其現已決定的態度，似偏重實際，豈以其本身利益立場，比

較得失重輕，暗傾聯軍：如德國攻之，土必抵抗。德如不攻，則在其變象中立（聯軍的非交戰國：*Italia non-belligerant*）之可能範圍內幫助聯軍。故土國將來如萬一因國際演變或巴爾幹之軍事動作牽連而直接參戰，必為：自衛。或因被迫。抑或在德軍開始離巴爾幹時，得蘇聯同意後，有益無損的向保加利亞進兵。

關於土耳其現在的態度，有瑞士 *Journal de Geneve*（日內瓦日報）本月十一至十二日之社論，及美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基督教科學警報）本月二十五日之社論，皆具相當見解，頗有研究價值。

頃閱日內瓦日報本月十三日所載 *United Press*（聯合通訊社）同日由安哥拉發往一電，其言曰：

「據聯軍當局傳出消息，土俄兩國，行將訂結同盟，其基礎業於第二次開羅會議（第一次為十一月之英土外長會議）決定。

土總統伊諾呂及土外長門愛門瑪格魯回安哥拉後表示滿意，似因關於此點已獲有相當結果。蓋俄國與土國皆因其所訂條約而與英美接近。故如莫斯科與安哥拉間能成立一新同盟公約，則四國之合作，祇有加強。

傳英國駐土大使久已致力於此，以促成俄土諒解。

土京政府機關報 *Üns* (民族) 曾為該公約而暗示曰：「俄人忍苦參戰，應獲世人同情。我們的鄰居 (指俄人) 儘管放心，土耳其但願與之訂立建築在互諒與深交上的關係」。

上述消息，如果屬實，則土耳其之態度將有更顯明的表現也。茲姑誌之。

## 六 結論

由以上各節之所述，吾人可作結論曰：土耳其在帝國晚年，太無外交眼光，結果國幾以亡。革命共和以後，勵行和平與謹慎的外交政策，所以國勢蒸蒸日上。惟近來過用外交手段，則未免友仇皆非。

土耳其在阿多曼帝國時代最後的兩百年，版圖雖大，藩屬雖多，然徒有其祖先所遺留的武功之虛名，而無其祖先所遺留的武功之實際以駕臨之，致外強中乾，久成分崩離析之局。當時土國，文化本低，外交尤缺。因其地當俄國南下與英國東進之衝，原為列強所垂涎。加以歧視異教異族，更予列強以藉口。迨屢戰屢敗（即戰勝沙場，即失敗交涉），外藩相繼失去，帝國本身遂漸瓦解以形成「領事裁判權」（Capitulations）（註七三）制度下的次殖民地也。

到了最後十一年，即：（一）由一九一一年土義戰爭，中經兩次巴爾幹戰爭，以至一九一八年上次世界大戰終結。土國連年轉戰，其人民死亡之數自己達其總數五分之一。（二）自一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因土國被協約國聯軍佔據，且遭希臘軍隊蹂躪，致土國人民壯者戰死沙場，老弱顛沛溝壑，婦女受希兵之姦污，田宅蒙希兵之燒燬，而全國國民遭家破人亡之禍者又幾佔其餘半數也。於是土耳其國難益深，危亡愈迫。若非有俄國大革命之發生，及凱末爾輩在沙門崙（Samsun）之起義，則土耳其必被列強瓜分，國早不國矣（註七四）！

惟因既有一九一七年之俄國革命，又有一九一九年凱末爾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急起東北，以救亡圖存；其對內也，在復興民族，剷除反動。其對外也，在解怨修好，聯俄抗希。一面與波斯阿富汗結交，以免後顧之憂。一面又與法義妥協，以滅當前之敵（註七五）。血戰三年，終將強敵驅逐出境。於是有一九二二年洛桑會議之召集，於是有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註七六）。而土耳其亦不獨轉危為安，且從此獨立自由也。

造國其奠定，共和成立，凱末爾當選總統，乃為立定其完全獨立自主，專以本國家利益為目標之維新外交政策。此項政策，在形式上係以睦鄰和平為主，在技術上則以調整行政為先；所有外交人員，不僅對其服務基本之資格（政試）能力（法文），取縮至嚴；即對其人視為繁文末節之儀容服式（註七七），亦十分注意。不特積極的在新派外交官時，慎重取舍；即對現任之外交官，亦消極的認真甄別（例如已與外國女子結婚者，須立即辭職）。俾

各勝其任，毋誤要機。俟到任所，尤監督有方，升調有則。於是人人忠於職守，勇於將事。至他國之駐土外交官，更受其密探包圍，名爲保護，實則監視。

按維新土耳其其外交政策之以睦鄰和平爲主者，因其久戰之餘，民窮國困，須蘇息民生，培養國力，以使戰後餘力，不妄耗於消極的國防，而多用於積極的生產。故自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之簽訂，至一九三六年蒙特婁會議（Conference de Montreux）之召集，土耳其的國策，對內在努力建設，以推進其國家之澈底改造和民族之整個復興，對外則親仁善鄰，以擁護國際之和平，以增高本國之地位。其睦鄰表現，首在與世仇之俄國更進一步的親善。於是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蘇土友好中立條約，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海軍協定（以上兩約，均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簽訂之協定延長至一九四五年），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商務與航行條約（經於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六日，及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兩次延長之）及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邊境糾紛公約（經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七日延長）之訂立。但後來俄土兩國并未十分互信，且邊境時有糾紛。故又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訂立一蘇土處理及解決邊境事件與糾紛程序專約及其附屬議定書。

惟土耳其之不信蘇聯也，故對他鄰，尤其新仇的希臘，有急與釋嫌修好之必要。

土希修好，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的土希友好條約，及根據洛桑條約，於一九三〇年六月十日簽訂之土希交換人民公約，開其端（註七八）。繼之者，爲：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之土希友好中立和解仲裁條約及海軍平等議定書，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四日之土希協商（同盟）公約，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之巴爾幹協商公約及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之土希友好中立和解及仲裁續約。

土希修好，另有三大目的：

#### 1. 聯希臘以抗英義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之希土戰爭，使希臘勢力逐出小亞細亞境。希之失敗，卽希臘政府親英政策之失敗（希因英助，始敢侵土），亦卽英國在近東政策之失敗。希臘於一九二三年革命，一九二四年改君主爲共和，是無異英國勢力被逐出希境。一九三五年希臘前王喬治第二（Georges II）（註七九）復辟（因得英國暗助），又可視爲英國勢力在希臘之復活及希臘仇義之開始（是爲一九四〇年義希戰爭之遠因）。時適法西斯義大利之東進殖民政策已發動，且正在積極經營其在東地中海的根據地羅得島。但英國對地中海與紅海交通之安全，

亦即大英帝國命脈之安全，不能坐視其受威脅。英國爲避免與義大利衝突，有助義向土發展之可能。如英義衝突不免，希臘在東地中海，尤有舉足重輕之勢。故土耳其乘機與希臘聯合，以資應付。

## 2. 聯希臘以抗義保

土義訂約，始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之中立和解及裁判管轄條約。其商約成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因墨索里尼的東進殖民政策，係以小亞細亞爲其最後目標。一因義大利在東地中海之根據地：羅得島及多得喀尼斯羣島，均與土耳其近在咫尺。故土之對義，時懷戒心。這義大利在多得喀尼斯羣島的來羅斯島 (Leros) 建築海空兩軍新根據，俾與羅得島互成犄角之勢後，尤有封鎖海峽之可能。於是土人益感不安。土保友好條約訂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通商航行公約訂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中立和解仲裁條約訂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六日。然因土耳其與保加利亞國境毗連，致邊民交惡，時有糾紛。兩國邦交，曾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度緊張。旋因兩國外長會晤并聯名宣言，其事乃寢。然保之對土，本有土地野心（最低限度，欲得土之歐領一隅，以直達愛琴海）。適「黑衣宰相」的義大利又欲向巴

爾幹發展，故力與保加利亞聯絡（義保關係因保王與義公主結婚而加強）。義之聯保，固在平衡英之聯希。然亦以壓迫土耳其者。故土亦聯希以抗之。

### 3. 聯希臘以稱霸巴爾幹

巴爾幹半島曾為阿多曼帝國之領地。今日的土耳其共和國，仍為巴爾幹之國家。故其覬覦巴爾幹之霸權。乃自然之理矣。

查設於伊斯坦堡之巴爾幹通商協會其目的在操縱巴爾幹的經濟權者，即因土希兩國之友好關係而成立。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土耳其與羅馬尼亞訂立之友好和解仲裁互不侵犯條約（土羅居留通商航行公約訂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一日）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土耳其與南斯拉夫訂立之友好和解仲裁互不侵犯條約（土南友好條約訂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皆隨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之土希友好中立和解仲裁條約而成立。至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土希羅南四國在雅典所簽訂之巴爾幹協商（同盟）公約，及其附屬議定書，則係將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四日之土希協商公約擴而充之者。以上各約之訂立，皆以土耳其為推動國。

巴爾幹協商（*Entente balkanique*），試因保加利亞及亞爾巴尼亞兩國未加入，致未成

全壁。所以土耳其大為失望。查亞之未參加者：(一)因其親近義大利。(二)因其為回教國家，不滿於土之虐待回教(土亞友好條約本訂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為時甚早)。至保之未參加者，則因：(一)保國不但對土耳其為舊仇，即與其他之巴爾幹國家亦有宿怨。保企圖變更國境，以恢復中世紀時代的「大保加利亞」之地位。(二)保國種族語言宗教均近俄國，且保人認俄國為其解放恩國，故人心向俄(因此之故，雖近二三十年來保國的政治與教育皆德國化，然其人民始終不願與俄國作戰)。

至希羅南三國之與土耳其成立巴爾幹協商者，則全因法土關係友善，法欲藉以牽制德義之故。蓋希羅南三國皆服膺法國文化，而羅南兩國且為法國所懷柔的小協商(Petite entente)，其目的在反對奧國復辟，德奧合併及奧匈重整軍備(註八〇)之兩份子(其餘一國為捷克)，所以法國外交會為之斡旋。

顧土耳其之推動巴爾幹協商并積極維護巴爾幹協商公約者，其直接目的固在掌握巴爾幹之霸權，其間接目的尤在防阻蘇聯之南下。

惟其遠大目的在防阻蘇聯南下，故土耳其一面既推動希羅南三國以成立巴爾幹協商，以鞏固其左翼陣線。一面又領導阿富汗伊拉克諸亞拉伯回教國家以促成西南亞細亞團結，

以堅強其右翼屏藩：

阿富汗早聘有土耳其將校，以資軍事之改良。伊朗亦銳意效法土耳其之新政。一九三四年阿伊國境糾紛及一九三五年伊朗與伊拉克國境糾紛，皆賴土耳其之調停而獲解決（註八一）。蓋上述三國，因見維新的土耳其在軍事上政治上均有長足之進步，且爲其兄弟國之首先獨立者，故初惟土耳其之「馬首是瞻」。祇以土國虐待回教，遂又「敬鬼神而遠之」。嗣因土耳其之國際地位日益增高，乃與更爲接近（註八二）。於是有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四國在沙阿達巴所訂之互不侵犯條約。

先是，土耳其與阿富汗已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訂有一土阿條約，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訂有一友好及合作條約。土耳其與伊朗已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訂有一友好及安全條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五日訂有一友好條約。土耳其與伊拉克已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訂有一國境及善鄰條約。

土耳其爲「釜底抽薪」計，并謀大規模的包圍俄國，一面更以大土耳其民族主義爲號召，以煽動中俄境內與土耳其人有血統關係之土回民族獨立。俾與土國密切合作，另成一集團，再進而與沙阿達巴及巴爾幹兩集團遙相呼應。事雖未成，然「不度德」「不量力」之土

國政治家，迄仍野心未死矣。

總之：自洛桑會議後，土耳其的國際地位，日高一丈。土耳其之本身既固，即進而參加國際政治。既于一九三三年出席國聯所召之裁軍會議及倫敦經濟會議，即於次年九月二十一日當選國聯非常任理事國。未越兩載，又有蒙特婁會議之召集。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簽訂同年十一月九日起發生效力之蒙特婁（海峽）公約（Convention de montreux），即用以代替未能滿足土國之洛桑條約者（註八三）。於是土耳其復躋於強國之林也：土耳其因其地介歐亞兩洲之間，扼有黑海與地中海之咽喉，誠巴爾幹及近東中東之「北門鎖鑰」。雖未能執巴爾幹半島之「牛耳」，并稱霸西南亞細亞，然究有坐鎮地中海東岸及黑海南岸之勢。

願土耳其之能有此國際地位，是因其十餘年來對內則積極建設，對外則力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頗獲世人同情與信任之故。該項和平政策，自然靠有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對希臘的獨立戰爭及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在洛桑會議的外交勝利為背景。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土耳其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凱末爾阿達土耳其逝世。其繼任總統為洛桑會議首席代表會長外交并久任內閣總理之伊斯美伊諾呂將軍，亦輔佐凱末爾肇造土耳其共和國復興土耳其民族之人也。二者皆土國近代傑出之才，但其個性，頗有不同；凱氏舉動

莫測，富於理想，精力過人，勇於冒險，常強人以不能者，爲一非常的創業者。伊氏生活規則，勤於工作，思慮周到，吝於犧牲，力使不能者變可能，爲一穩健的守成家（註八四）。

當新總統伊諾呂就任之初（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正國際風雲日趨緊張之際（註八五）。土總統因感土國國防未備，且人財兩乏，故其對外政策，尤爲自私自利的謹慎：

一九三九年秋，英法兩國與土耳其商訂互助協定。土政府在未與英法簽約之先，特派其外交部長赴俄京一行，以探訊蘇聯當局對此之態度。旋因土俄交涉失敗，乃於是年十月十九日在安哥拉與英法訂約，同時并立一議定書以聲明該約不能因土耳其所負義務而迫其與蘇聯在軍事上有所衝突。是顯然表示土耳其之對蘇聯時懷恐懼之心也。三國互助協定第一條云：「若土耳其因被歐洲一國侵略而與之作戰，法英兩國應即切實與土耳其合作并盡力援助之。」第二條云：「若法英兩國因歐洲一國之侵略行爲而使其在地中海區域內作戰，土耳其應切實與法英合作并盡力援助之。若土耳其因歐洲一國之侵略行爲而使其，在地中海區域內作戰，法英兩國應切實與土耳其合作并盡力援助之。」第三條云：「祇要法英兩國以其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宣言對希臘及羅馬尼亞之担保有效，凡法英兩國因履行該項擔保，義務而作戰，土耳其皆應切實與法英合作并盡力援助之。」（註八六）。是又可見：（一）該協定於土耳其較有

利。(二)該協定之目的在抵抗德義兩國之侵略。而土耳其之目的，尤在應付義大利之威脅；蓋德國已因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德俄公約而成蘇聯的奧邦耳。

然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時德軍已逼近巴黎)義大利向英法宣戰，土耳其本應出兵，然竟中立。其所持理由爲：(一)準備未足，實力不充。(二)英法未於事前在軍事上予以充分之補充(註八七)。當時(一)因法國停戰太快(六月二十二日)。(二)因英國忙於自救(在法北失敗，全軍退回本島。在北非失敗，義軍逼近埃及)。(三)因英國深恐蘇聯有所動作(時俄德在表面上甚接近)。故英國亦聽土耳其中立。

同年冬，義軍進攻希臘，英國援希，土耳其亦應參戰。然土耳其以同上理由，祇增兵於其與保加利亞及希臘之交界處。英國無如之何。

一九四一年春，德軍進佔巴爾幹，并假道保加利亞以攻希臘，土耳其因迫於德軍節節勝利之威鋒，更按兵不動。土國於惶恐之餘，并一面於二月十七日與保加利亞發表(避免侵犯，彼此互信)宣言，一面於三月二十四日與蘇聯發表互守中立宣言(時俄國已知其與德國戰事難免)。迨(五月)德軍既佔希臘全部以及愛琴海各島與克里特島，希特拉向土總統表示其無意攻擊土國并願與土國增進邦交，土總統當然「受寵若驚」的歡迎之不暇。遂於同年

六月十八日訂立一德土友好（及互不侵犯）條約（註八八）。土政府在未與德國簽約以前，又徵求英國同意。英國允之。蓋當時英國因恐土耳其投入德方，或許德軍通過土境以攻近東中東英軍之背，故亦但願土國能守中立，或於德軍進攻時抵抗。實則德國已決定攻俄（德俄戰爭始於六月二十二日），亦恐英軍假道土國以攻其背。德國不特無心攻土（註八九），且對土之礦與棉花均有急需。故其目的，一面在免除後顧之憂，一面在增加物品之交換，所以同時又有商約之訂立。

因此之故，土耳其乃能在其盟邦的英國與友邦的德國間武裝中立。而英美兩國亦迄乃在軍事上與經濟上繼續接濟土耳其，以充實土國國防，以供給土國民需。英美雖有所不滿，亦無可如何也。

查土耳其之能如此堅守中立，并厚獲英美之助而又維持其與德國之友好關係，固因其「地利」利己，「天時」利己之故。然其能盡量享受「天時」及「地利」之賜者，乃因其外交政策開明（謹慎）外交人才開明（勝任）耳。

願今日之土國總統：伊諾呂，乃二十年前洛桑會議之外交勝利人也。今日之土國內閣總理（一年半以前之外交部長）沙拉鳩格魯，及今日之土國外交部長（一年半以前之外部秘書

長)門愛門鳩格魯，皆二十年前洛桑大學之法科學生也。是殆瑞士之洛桑一城與土國命運有緣歟？

然土國命運，繫於海峽。海峽命運，又繫於巴爾幹。故凱末爾在其遺囑中有云(得之傳聞)：

「土耳其之前途在巴爾幹」。

沙拉鳩格魯本年六月對倫敦日報 Daily express (每日快訊)駐土通訊員談話，亦謂(註九〇)。

「土耳其不要求其在國境以外的生存空間。然土國對未來的巴爾幹聯邦，却負有相當之使命」。

土政府宣傳主任薩貝爾(Selim Sarper)本月初隨總統赴開羅，即在會議期間對記者發表談話曰(註九一)：

「土耳其本身既為巴爾幹之一份子，故土國對巴爾幹所發生之一切事件，均極關心。土耳其人時時遵從大西洋憲(約)章之原則。」

薩氏此言，當時似代表土總統之意見而發。

但土耳其世仇的俄國，其潛勢力現不僅及於巴爾幹半島（詳前），并已遠達西地中海，乃至北非；蓋地中海委員會之設立，本出於蘇聯之主張，而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亦係蘇聯首先承認并派遣大使及大批館員（蘇聯大使派在德黑蘭會議以前，英美大使派在該會議之後）。傳戴高樂（De Gaulle）將軍之專任該委員會主席，及季羅德（Girard）將軍之專任法軍總司令（戴季爾將軍原分任主席），皆因蘇聯之壓力（註九二）。故土國當局近來頗形恐慌。土耳其與蘇聯間究是否已成立諒解，并擬進而訂結同盟條約，有如本月十三日聯合通訊社之所傳，固尙難證實。如確，必爲英國外交之力。蓋：（一）土如欲聯俄，現祇有英國可予疏通。土如欲抗俄，現更祇有英國能爲幫助。（二）英如欲建立東歐陣線以包圍德國，固有促成俄土合作之必要。英如欲平衡其與蘇聯在東地中海之均勢，尤有暗助土耳其之必要。（三）蘇聯與英國，現最接近。蘇聯與美國之關係，多因英國而好轉。蘇聯之能抗戰至今，并進而不斷的向德軍反攻，更賴英美兩國在軍事上及物質上源源不絕之接濟。

總而言之：俄國是歷史上土耳其最大的仇敵，英國是歷史上土耳其半怨半怨之國家，德美兩國皆爲土耳其有恩無怨的友邦。在過去，土耳其常賴德英兩國之干涉而獲救。現蘇聯勢力西漸南漸，土耳其倚恃英國及因英美關係而牽連的美國以減輕蘇聯之壓迫或更促成土蘇諒

解。而土耳其近年的外交，似亦在盡量模倣英國。惟查英人見高識遠，雖「英國在政治上不知何爲友誼，亦不知何爲仇恨。英國祇知其利益。」然英人亦「坦白」，「公正」(Fair play)，英人尤尊重「言信」(Parole donnee)，且有「君子風」(Gentlemanship)。未審土國外交亦盡倣之乎？

(完)

## 註

註一：關於研究土耳其外交問題之論文，經金芳拜讀者，已有：（一）王芃生氏著「新土耳其外交總評」。（二）何鳳山氏著「土耳其國際關係概觀」。（三）曾鐵忱氏著「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同於民國二十五年四月登載外交月報土耳其研究專號。皆洋洋大觀，貢獻殊多。惟三氏偉論——尤其有關土俄外交關係者——，與鄙見微有出入。且三氏大作，為時將近十年。因舉所知，提供參考，并以請教於王何曾三先生。

註二：關於中土兩國正式締交之記載，有賀燦組氏著「中土現代國交之胚胎醞釀及成立紀略」一文，頗有參考價值。而賀氏所著「中外使領館研查報告之實例的檢討與駐土使館對於此項工作之短期的經驗談」，尤為我國外交官所應熟讀。賀氏兩文，皆載外交月報土耳其研究專號。

註三：原名 *Moustafa kemal*，一九三五年二月起改今名。查土耳其人本有名無姓，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之第二二五號法律始定自次年一月起每人必有一姓。凱末爾之姓為阿達土耳其，意謂「土耳其人之父」，有如吾國「國父」之稱。係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第二二五八七號法律所結，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二六二二號法律并規定他人不得採為姓或名。阿達

註

八一

土耳其生於一八八一年，卒於一九三八年。

註四：如賀耀組氏著「中土兩民族文化關係的迴溯」及王芄生氏著「由中國文獻看古代中土兩民族的關係和土耳其民族的固有文化」（皆載外交月報土耳其研究專號）之類。

註五：見王芄生氏著「新土耳其外交總評」，外交月報第一四五頁。

註六：見 R. Genet, *Traite de Diplomatie et de Droit diplomatique*, (外交論與外交法) 第二卷，第二七七頁。

註七：例如現在土國境內出版之西文日報，共有六種，法文者五，即：(一) *La Turquie* (二)

*La Republique*, (三) *Istanbul*, (四) *Le Journal d'Orient*, (五) *Bevogu*。德文者一，曰 *Turkische post*。而土國政府機關多里希通訊社 (*Agence Anatolie*)，每日且印發有法文公報 *Bulletin* 一種。

註八：查希拉伯字母之廢除及其在公文之應用，雖早為法律所禁！然時至今日，不僅土人之私人函件，仍多用之，即報章雜誌之文稿，乃至政府機關之公文，初稿時，亦常用希拉伯字母之舊文，待稿成，始譯成拉丁字母。

註九：據一九四三年土國年鑑。

註一〇：據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臨時統計。

註一：土國僅伊斯坦堡有一完整大學，安哥拉大學尙未成立。

註二：不惟一般之僕人與大兵，目不識丁，卽酒飯館侍者，乃至郵局職員，亦常算錯賬。不但交通工具及新式建築所需之零件電料等，不能製新的修舊的，卽日常用品之稍精緻者，亦須購自外國。故歐美人憤稱愚蠢人及粗暴人爲土耳其人。

註三：或 Stamboul 古名 Byzance，地當劃分土耳其歐亞兩部的博斯普魯斯峽(Bosphore)之西南端，在馬爾馬拉海(Mer de Marmara)之東北岸。四世紀初，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 le Grand, 274-337)建都其地，易名君士坦丁(Constantinople)。迨一四五三年土耳其帝國之創造人馬賀買第二(Mahomet II, 1430-1481)爭服該處，始致今名。一二〇三年曾被「十字軍」佔據，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至一九二三年十月二日又被英國領導的協約國軍隊佔據。

註四：亦名阿多曼帝國(Empire ottoman)，因其始祖爲阿時曼或阿特曼第一(Osman ou Osman Ier)故耳。

註五：該約訂於一六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簽約國一方面爲土耳其，一方面爲其敵國：俄國、波蘭、匈牙利及威尼斯。

註六：根據上述條約，土耳其應放棄其多瑙河流域之領地，撤退匈牙利之大部分，將烏克蘭交還

## 土耳其之外交政策

八四

波蘭，將亞速海讓與俄國。

註一七：亦名阿多曼人(Ottomans)。

註一八：分中國土耳其斯坦及俄國土耳其斯坦兩部分，中國者，今之新疆省也。俄國者，今之 Kirghenistan, Uzbekistan, Tadzhikistan, Kirghizistan 及 Kazakhstan 各蘇維埃共和國也。

註一九：即元太祖，第一蒙古帝國之創造人，一一五四年生，一二二七年卒。

註二〇：見法國大字典 Larousse du xxe siecle 第六冊，第八四八頁。

註二一：十一至十三世紀根據小亞細亞，三九二年止。

註二二：除亞爾巴尼亞於一九二二年獨立外，并割地與希臘等國。

註二三：所謂土耳其海峽(Detroits)，係指劃分土耳其爲歐亞兩部分之博斯普魯斯峽，馬爾馬拉海及達達尼爾峽(Dardanelles)而言，土耳其賴以立國者。

註二四：自希特勒(Hitler)實行合併計畫，一九三八年秋英法德義在明興(Munich)（即慕尼黑 Munich）會議失敗後，英法之對德義，即採取包圍政策。於是一面派員至莫斯科交涉，一面派員到安哥拉談判。俄京交涉無結果，其主要原因，據俄方所傳，爲：（一）明興會議，未邀俄國，表示不快。（二）英法代表，地位不高，認爲不誠。實則英法與土，過於接

近，使蘇聯南下政策受阻（參看第三三頁）。因德俄公約既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簽訂，德國復於同年九月一日向波蘭進攻，英法更不得不對土耳其牽就，遂於是年十月十九日在安哥拉與土政府簽立三國互助協定及所附兩種議定書，皆於土國有利者也。今土耳其在軍事上經濟上之獲英國幫助，固本此，而美之助土，及俄土關係之未即惡化，似亦間接因此。

註二五：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一因德國已決定攻俄。德國有使其新佔領的巴爾幹安全之必要（俄土兩國政府已於同年三月二十四日發表互守中立宣言）。二因土耳其產銻甚豐，德國在軍事上頗有急需。三因德國當時以為戰事不久即將結束。遂於六月十七日（距攻俄前僅五日）由德國駐土大使巴本（Von Papen）在安哥拉與土政府訂立「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及數種商約，均於土國有利者。商約時效雖短，但後因時局關係，皆已延長。

註二九：俄國國教（俄皇兼教主）原為「東教」或「東方教會」（Eglise orientale），自「八三七年起，改名「正教」或「正統教會」。

所有正教，皆發源於一〇五四年君士坦丁堡的教權之分裂。查君士坦丁堡之教主，本對東教的一切信徒行使一種廣泛之教權，後因有「獨立教」或「獨立教會」（Eglises autonomes）之成立，其權威遂日漸衰落。

註

直到中世紀，斯拉夫，保加利亞及塞爾維亞各民族皆有其獨立教會。此等獨立教會，與因土耳其人之勝利而消滅。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佔後，教主在事實上既成土耳其人之俘虜，其權威自然日落一日。於是莫斯科漸成正教之中心。

莫斯科之主教教座，設於一五八九年。

俄國嗣於一七二二年創立「聖務院」(Saint-Synode)，由委員七人組織之，以代行莫斯科原有之教權。兩百年來，其權威甚大，為俄國內政外交之重心。

自正教成俄國國教，以保護歐洲之一切正教——尤其巴爾幹者——為己任後，遂變為宣傳汎斯拉夫主義最積極之工具。

註三〇：如 Akshkoff, Dostoyevsky, Khomiakof 及 Kireyefsky 及第。

註三一：俄皇既兼正教教主，故尼古拉第二（一八六八年生，一九一八年被刺）之遜位（一九一八年），其影響於正教之活動者至大，不僅政教分離而已。例如該教正式選出之繼任教主七公 (Tikhon, 一八六六年生，一九二五年卒)，迭遭革命黨人虐待（因其對政府之干涉教務，曾提出抗議）。渠死後，革命黨人對其繼任人之推選，亦頗予為難。

註三二：指土耳其，因英消滅東羅馬帝國之故。

註三三：為希臘獨立，英法助俄。

註三四：克里米亞戰爭，英法助土。

註三五：便列強成「合縱連橫」之局。

註三六：至今猶有餘波。

註三七：土耳其自此次會議後，始能真正獨立自由（譯後註八三）。

註三八：詳 *Journal de Geneve*（日內瓦日報）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三日所載斯特齡（S. Steiner-Michaud）所著 *Staline et l'Eglise russe*（斯達林與教會）一文。

註三九：意謂：凡是英國所做的事，沒有不對。即使不對，因為是英國做的，我亦認爲對。

註四〇：孟鼎，巴黎人，一七三三年生，一八二二年卒，一開明之慈善家也，曾設有若干道德與文學獎金，每年由法國國家學院分給。

註四一：德拉克，海師，一五四〇年前後生，一五九六年卒，渠於一五八八年抗擊西班牙而將其常勝艦隊 *Armada Invincible* 消滅，英國海權從此創立。

註四二：克乃武，陸將，一七二五年生，一七七四年自殺，渠以一七五七年在 *Plassey* 一大勝仗爲英國奠定其在印度之統治基礎。

註四三：研究中英外交關係時，恐亦應如此！

註四四：俄國寒帶，以熊噬之，英國海島，以鯨噬之。

註

註四五：英日同盟條約於一九二二年滿期，未再延長。

註四六：馬賀買第六，一八六一年生，一九二六年卒，一九一八年繼其兄馬賀買第五之位爲蘇丹，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被追離土。

註四七：見 *Le Mois Suisse* (瑞士月刊) 一九四三年七月號所載黎瓦爾 (Georges Rivoline) 所著 *La position de la Turquie* (土耳其之地位) 一文第二八頁。

註四八：參看註二四。

註四九：一二二〇年被成吉思汗蹂躪。成吉思汗之後裔，第二蒙古帝國的創造人帖木兒 (Tamerlan) 或 Timurleng, (土文跋足也)，於一三三六年生長其地，於一三六九年建都其地，爲中亞之回回文化中心。一八六八年被俄國佔領後，成俄國土耳其斯坦之首都，帖木兒之墓在焉。帖木兒係一四〇五年卒，殯於一四〇二年在 Ancyre (即今之安哥拉) 戰敗巴加黎第一。

註五〇：成吉思汗嘗駐蹕該地。一三九三年爲帖木兒佔據後，被焚燹。有蒙古宮，係一六三八至一六四八年建築。一八〇六年被英人佔領，爲印度首都。

註五一：伊萬第四由一五三三至一五八四年當國，爲俄羅斯之第一稱帝者，綽號「可怖的伊萬」亦名「俄國土地之紫華人」。

註五二：Oural，烏拉山。Idel 土回文，窩瓦河(Volga)也。地在烏拉山及窩瓦河間。

註五三：見前引瑞士月刊第三一頁。

註五四：同上第三一頁以下。

註五五：統一進步黨(Union et progres)爲土耳其青年黨(Parti Jeune-Turc 或 Jeune Turquie)之化身。青年黨成立於一八六〇年前後，初由米德哈特將軍(Midhat pachá)主持，其目的在介紹歐西各國之政治組織於土耳其，俾與土國固有文化及回教溶合者。米將軍於一八七六年任總理大臣(Grand vizir)，次年奉命頒布新憲法，但無結果。統一進步黨繼之，其大本營設於薩羅尼加(Salonique)，領導者爲恩佛，達拉及賈衛(David)三將軍，先在軍隊中秘密宣傳青年黨之政綱。一九〇八年該黨在薩羅尼加開會，發表宣言，阿伯都爾哈米德蘇丹不得不召集國會。選舉結果，青年黨佔多數，即於同年四月釀成革命。旋因馬塞端崙地方軍隊之助青年黨，并進據首都將該蘇丹放逐於薩羅尼加。歷馬賀賓第五(一九〇九年登基，一九一八年崩)及馬賀賓第六(一八六一年生，一九一八年即位，一九二二年遜位，一九二六年卒)兩蘇丹，皆青年黨當國。該黨自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土耳其參戰時起，以其政綱「土化」(Turquisation)帝國。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凱末爾革命成功，遂陸續將青年黨人遣散，以其手創之國民黨(Halk cartisi: parti du peuple

註

）名義，實行其個人獨裁。

註五六：即極端的土耳其民族主義，祇知有土耳其，不知其他。

註五七：謝格帝生年不詳，一九二五年卒於伊斯坦堡。

註五八：惟今時過景遷，當作別論。

註五九：見前引瑞士月刊第三七頁。

註六〇：中土友好條約訂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中國駐土使館成立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

註六一：伊斯基名，伊諾呂姓。此姓爲一九三五年政府所給，用以紀念其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二一年

兩次在伊諾呂河所立戰功者。伊斯基將軍生於一八八四年，一九一九年任凱末爾之參謀長

。旋兼西線總指揮。一九二二年獨立戰爭結束，以外交部長名義充洛桑會議首席代表。一

九二二至一九三八年——除數月外——任內閣總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凱末爾病故，繼任總統

至今。

註六二：本年十二月十四日艾登在衆議院演說，談到中英美三國之開羅會議時，亦重申此意。

註六三：開羅會議，共歷五日，即本年十一月二二日至二十六日也。

註六四：本年春，作者尙留日內瓦時，曾一再傳聞：凡由德國逃往瑞士之俄國俘虜，皆謂彼等不知

爲何與德國作戰，他們祇知其真正敵人爲英美的資本家。此可見一般俄人之受蒙蔽也。

註六五：霍爾現年七十二。邱吉爾年十九，今春曾重病，近又重病。羅斯福雖僅六十一，但雙腿麻痺，步不健行。

註六六：見十二月一日結束會議之宣言。

註六七：蘇聯駐土大使威諾格拉多夫（Vinogradov）雖往，然出於土總統臨時之堅邀，以示其與英美無秘密談判，故俄使未能隨行，次日始動身。公告上亦無其名。後來艾登尚在國會聲明，謂俄政府曾派其駐地中海委員會代表維辛斯基（Vichinsky）參加，因飛機未趕上，致土總統離開維後一日始到埃京，似於情理不合。

註六八：報載美土兩總統經邱吉爾介紹後，邱氏退出，留二人對談。

註六九：本年十二月八日倫敦廣播謂：此次開羅會議為希達拿會議及上次開羅會議之續。

註七〇：如蔣羅邱開羅會議及羅邱斯德黑蘭會議。

註七一：土國國民黨創於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之後宣布共和之先，政府倚為「以黨治國」之根據者。總統兼常任黨魁，助以黨魁所指派之秘書長。秘書長以黨魁名義行使職權。秘書長以黨員資格參加黨政府之國務。黨魁并得指派一副魁，其職權由黨魁定之。該副魁除非本人辭職或黨魁另派第三者，不能更動之。

註七二：土國國會——即惟一的國民大會——議員，概為國民黨黨員，其候選資格由黨部最高機關決定

註

并提出。五插二十一人爲「獨立組」，作形式上之反對黨，餘爲擁護政府的「國民黨」。國民黨組以蘇魁爲法定組長，以內閣總理爲事實組長，另由全體會議選出副組長二人以負實際責任。該組議員得單獨向內閣總理或各部部长提出問題，但不能提出質問。質問須經全組議決在國民大會提出。獨立組以黨魁爲組長，由黨魁就其二十一員中指定一人爲副組長，以負實際責任。該組任務爲：(一)監督國務及黨章黨綱又黨部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之執行。(二)向各部部长提出問題及質問并在國會對各部长提信任案。(三)由副組長參加一般的努力，以促黨政府之成功，并防止內部分化及人事問題發生。然以上乃土國國民黨章之規定，實則不但國會之獨立組無實權，即整個的國會亦不過政府之一諮詢機關，所有國家政軍大計，概由總統總理及任參謀總長已二十四年之恰克馬克(Fezî Chakmak)大將諸人決定之。關於土耳其革命以來之黨國要人名錄，可參閱法國雜誌 *Revue des Deux Mondes* (兩世界之雜誌)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號所載薩萬(Jean savant)所著 *La Turquie d'aujourd'hui* (今日之土耳其)一文。

註七三：Capitulations 一字，出於拉丁動詞 *Capitulare* (訂約)及拉丁名詞 *Capitulum* (條款)，初爲土耳其蘇丹片而恩給基督教國家居士人民(因其文化習慣信仰等不同)在其本國領事監督下與土人通商之一種特權。此種特權嗣因其他關係寢漸而訂成特約，即：凡

與土耳其帝國訂有此種特約之國家，其人民雖在土國境內，亦不受土國法庭之管轄，祇受其本國領事之裁判。

查上項特權，係給與締約國國民個人或其領事。關於個人者：享受居住，行動，經商，宗教等自由。關於領事者：對其本國國民有警察，搜查，驅逐及裁判民事、商事、乃至刑事訴訟各權。此種領事裁判權，有行於同一領事之管轄者，有行於二以上領事之管轄者，亦有行於、國籍不同之外人間或外人與土人之訴訟者。一九一四年九月九日土國自動片面取消之（自同年十月一日起），英法俄提出抗議。旋土國參戰，故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所訂關於結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土耳其與協約各國戰事關係之塞維爾條約（*Traite de severs*），仍維持土耳其領事裁判權制度之存在。待一九二三年之洛桑條約，始完全取消之。

國人有譯 *Capitulations* 爲「投降條約」者（如外部所譯洛桑條約及賽特基公約），殊爲錯誤！蓋法英文之投降條約，係單數的 *Capitulation*，專指宣事上或軍人（例如要塞，軍隊之類）之投降條款而言。至複數的 *Capitulations*，則指從前最初行於土耳其後又推及其他東方國家之領事裁判權。雖在詳文上僅區別單數複數的一個 S 字母之差，然其意義則有天淵之別，不可不觀也！

註七四：關於俄國革命對土耳其命運之影響，前已爲論述。茲應對凱末爾的起義經過簡單補充者：

註

上次大戰，土耳其與中歐同盟國皆爲戰敗國家，土國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求和 (Armistice de Mondros)，協約聯軍總隊駛入海峽。一九一九年初，土國首都伊斯坦堡及沿海岸各城市，沿鐵路各要鎮，爲英軍四萬人，法軍四萬九千人，義軍一萬七千人佔據。希臘軍隊，因有英軍之暗助，實力甚豐，復由西海岸長驅侵入腹地，蹂躪土國精華區域。是時，土國軍隊，業已解除武裝，其在小亞細亞者，名爲六軍，實數僅兩萬人。且散駐各地，軍紀敗壞，形同難民。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各協約國密議瓜分土耳其，以伊斯坦堡委英國代管（維持最後蘇丹馬賀買第六於該地，使阿多曼帝國名存實亡），以伊士米及其背後地割歸希臘（希臘於次日在伊士米登陸，一九二二年九月九日敗退），以小亞細亞南部割歸義大利，以小亞細亞北高割歸法國。似此情形，土耳其實已有國無防，危如累卵矣！然而凱末爾因見時機急迫，即於次日（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潛離伊堡，十九日到達沙門嶽發起救國運動，七月二十三日在愛爾澤魯門 (Erzurum) 召開會議，九月四日在西瓦特 (Sivas) 成立代表會，九月七日組織國防會。因其調度有方，全國人民又決心苦鬥，故初雖僅有步槍百餘支，機關槍五架，徒手兵八千人，但能一鼓作氣，奮起殺敵，血戰三年，終將希臘軍隊驅逐出境：使希臘死十萬人，傷俘五萬人，逃亡五萬人，希臘總司令哈奇士狄 (Hadjimosis) 且被其本國政府軍法審判處以極刑。於是英法義三國亦自動

#### 撤兵回國。

註七四：當時凱末爾的外交，完全是利用式的外交，亦是不講道義的外交。例如：（一）俄土本世仇，上次大戰又爲敵邦，祇因俄國革命，乃能接近。爲欲得蘇聯切實之幫助，凱氏不以派有其外交部長沙米（Bekir sami）至莫斯科交涉爲已足，導本人亦曾作蘇聯之行。於是訂成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之俄土友好條約（其目的在不承認他國因用武力於締約國而造成之條約及國際行動）及同年七月之政治條約（其目的在兩國合作以反對併吞政策者）。土之勝希臘及協約聯軍之離土，雖多係土人血肉代價，然若無蘇聯精神上與物質上之援助，恐土人死盡，土國獨立亦難保。故後來蘇聯首次外交代表之佛羅西洛夫（Vorochiov）將軍聘土，土政府亦爲作空前的熱烈歡迎表示。然一待事過景遷，土即疏遠之。此爲蘇聯今日不滿意土耳其的遠因。（二）凱氏起義抗希之初，土人本多沉醉回教主義。爲欲鼓勵土人作戰并博得波斯阿富汗諸國之同情，渠即以回教爲號召工具。但後來國基一面，遂又廢除回教，廢止亞拉伯文字，并嚴禁泛回教主義及一切宗教之宣傳。雖迭經回教國家團體或名人勸告或反對，終視若罔聞。故回教諸國近年在政治上雖甚慕土耳其，然在精神上實敬而遠之。

註七六：洛桑會議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開幕，洛桑條約於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簽訂。

註

簽約國一方面爲土耳其，一方面爲英法義日希臘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該約之目的，在用以代替一九二〇年之塞維爾條約者。除本約外，尙附有公約協定及聲明書多種。其全部文件之主要點爲：（一）關於外籍船隻通過海峽之規定。（二）關於取消外人在土耳其行使領事裁判權之規定。

關於海峽者：塞維爾條約第三七條規定：無論在平時或戰時，一切兵船商船及航空船均可自由通過海峽。洛桑條約附約第二公約則規定：（1）商船平時可自由通過海峽，戰時必須土國中立方可通過。如土國爲交戰國，則祇有中立國而不援助敵人者，其商船在原則上仍可通過。（2）兵船平時固可自由通過，戰時如土國中立，在某種限制下，亦可通過。但如土國爲交戰國，則祇有中立國者，方可通過。上列條款，由國聯在伊斯坦堡設一國際海峽委員會以担保并監督其執行。

關於領事裁判權者：塞維爾條約第二二一條是將一九一四年經土國片面取消之領事裁判權制度對協約各國恢復之。反之，洛桑條約第二八條則完全取消各國在土行使之領事裁判權。土國祇須接受外籍法律顧問。

註七七：土國外交官迄未規定制服，以所謂「燕尾禮服」(Habit 或 Frao)代之。所不同者：歐美入着燕尾禮服時，無論白天或晚間，均着白領結白背心。在土耳其則規定：白天白領結黑

背心，既開白領結白背心。

註七八：查巴爾幹戰爭以前，希臘人民之在土耳其境內者，爲數至夥（即今日之居土外人，據一九四〇年統計，仍以希臘爲最多，共有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一。次爲猶太人，及亞爾美尼亞人——均遭土人排斥：今日之土耳其人排斥，乃其一般心理，不過對猶亞兩種人特甚耳），且多在教育界工商界及政府機關佔重要地位。歐戰之初，僑土希人，本已爲協約國有所活動，使土人不滿。旋希臘加入戰爭，雖成土國之敵，土人仍未十分仇視。迨一九一九年五月，希臘因受英國慫恿，踐躪土國，於是土人對之大爲忿恨。一九二二年希軍慘敗，希人多逃亡，未走者，土人亦視爲隱憂。故洛桑條約第三〇至三六條規定，准與土國住希人民交換。

註七九：喬治第二與英國有姻婭關係，遂於一九四一年率領政府逃亡倫敦，現移開羅。

註八〇：小協商成於上次大戰之後，係對一八九一及一九〇四年訂立的法英俄三國友好（大）協商（Entente cordiale）而言。顧名思義，可想見其政治背景與作用也。

註八一：伊朗與阿富汗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要求土國仲裁。

註八二：伊朗國王於一九三四年六月逝世，阿富汗首相於一九三六年一月聘土。

註八三：洛桑條約祇許土耳其廢除領事裁判權制度及享受海峽通過之監督權。蒙特婁公約則并准土

註

## 土耳其之外交政策

九八

國：(一)在海峽重整軍備。(二)接收海峽委員會之職務。蒙特婁公約的簽約國，除洛桑條約者外，增加蘇聯及保加利亞。

註八四：倫敦週刊 *Illustrated news* (新聞畫報)一九四三年耶蘇聖誕節號，曾為伊諾呂之私人生活，政治生活及其與凱末爾之合作，作有一長文以讚揚之。

註八五：時中日酣戰，業已年餘，德奧合併，又越半載；明與會議，為時未久；捷克問題，亦經發生。

八六：外部所譯法英土三國互助協定及議定書頗有漏錯！

註八七：見法文士報 *La republicque* (共和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九日所載門特丘格魯(F. O. M. ntecheoglu)所著 *La turquie tient virilement sa parole* (土耳其恪守言信)一文。

註八八：該約第一條云：「德意志與土耳其茲相約尊重彼此領土完整性及不可侵犯性，決不採取任何步驟直接間接對抗締約他國。」則非一普通友好條約，實為一中立及互不侵犯條約也！

註八九：土國因地勢關係固不易攻，然如德軍能一面出蘇彝士運河，一面出高加索以與日軍攜手，則土耳其將不攻自破，以容就範也。

註九〇：見法文報 *La turquie* (土耳其)本年七月之所載。

註九一：見全報本年十二月八日之附載。

註九二：蘇聯從此為派遣使節之條件，法國因最近發生的日本問題不滿意英國，似亦欲聯蘇以抗英。

註

九九



## 附錄

### 土耳其共和二十週年之回顧

本文原名 *Vive la republique* (共和萬歲)，於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即土耳其宣布共和之第二十週年紀念日)登載土國最重要之法文日報 *La turquie*。(土耳其)第一頁第一欄。原著人 *Vedat beykurt* 爲該報主人兼經理。筆者以其頗能代表土耳其二十年前之革命意義及土耳其二十年來之立國精神，爰改今名譯之，以供留心土國政治者參考之一助。

金芳附識一九四三、十一、二。  
於安哥拉。

今天土耳其慶祝其廢除教主制及宣布共和國之第二十週年紀念。這二十年的共和，是民族的二十歲，該民族會將其具有一千二百餘年東方文化歷史的一切縛束一一排除而決心澈底西化者。蓋共和之於土耳其人，不僅代表一種民主式的政府，而且——尤其——代表一種極端西化的革命維新制度。共和制是一種足使由東方文化(因蘇丹制教主制皆爲保障這東方文化

的組織）遷入西方文化的制度。總之，共和制是一種足使東西兩文化最迅速最安全并最澈底的顛倒過來之政治組織。

所以國民大會，因其天才議員阿達土耳其（土耳其人之父）——當時稱凱末爾將軍者——之鼓動，即於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議決，廢除教主治，并成立共和國，其首任總統即為救國者阿達土耳其，繼任總統則為建國者伊諾呂。

從是日起，直到今天，土耳其之歷史是標幟有階段的。每一階段表示與東方斷絕一種關係而與西方發生另一關係。例如帽子革命，文字革命，姓名革命，雖皆是形式的，然在某種地方，許多世紀以來，形式本已絕對高於實體，而容器尤重過容器。況這些形式上的革命，正合於另一需要，即準備工業革命，經濟革命，文化革命及法制革命的根本革命是也。

一九四三年之土耳其人，已不帶「佛式」（Fez）帽，已不寫亞拉伯字母，不再無戶籍證。但用發動機，用機械，合理的開發其經濟資源，讀 Moliere（法國最大之喜劇家）Shakespeare（英國最大之戲曲詩人）Goethe（德國最有名之著作家）Dante（義大利最著之詩人）所著之書，說一種不再有亞拉伯字及波斯字的話，并快到在月形國旗（土國國旗）下不再有不識者之日子。

土耳其人不許再有多妻制。土耳其人在民法上所享受之私權，完全與現代文明道上最進步之國家同。最後，還有一種幾乎完全改造過的堅固之行政機構，以保障革命事業，——其第一行爲爲宣布共和者——之永續性。

所以具有悠久歷史的土耳其民族，既於二十年前已因宣布共和而消滅一切足以妨礙其自由發揚之因素，今日卽興高彩烈的慶祝在其光明的命運中開始其新耀紀元日之第二十週年紀念。

校勘後記

本文係筆者國際問題研究之一，原爲筆者任職駐土耳其大使館時參加外交部駐外使領館同仁學術研究競賽而作，脫稿於三十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曾與另一拙著「歐洲聯邦問題」同獲外部獎金。茲交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原稿一仍其舊，未加增刪，俾存其真。雖自本文草就，今已三載，業有左列事實發生，幸讀者注意之：

- 一、英國不同其駐土軍事代表團（卅三年二月）。
- 二、土耳其其停止以鐵供給德國（五月）。
- 三、土耳其其停止允許裝有軍事設備之德國商船通過海峽（六月）。
- 四、土外長門愛門鳩格魯（親德份子）辭職（七月）。
- 五、土耳其與德國斷絕外交及經濟關係（八月三日）。
- 六、土耳其與日本斷絕邦交（卅四年一月六日）。
- 七、土耳其向德日兩國宣戰（二月廿三日）。
- 八、蘇聯通告土耳其廢止一九二五年所簽訂之蘇土友好與中立條約（三月十九日）。

九、蘇大使向土外長提出關於另訂新約之三項先決條件；(1)一九二一年割讓與土耳其之卡爾斯及阿爾達汗兩地應歸還蘇聯；(2)允許蘇聯在海峽設立基地，讓蘇聯參與海峽的防務；(3)修改蒙特婁公約(六月)。

十、美國照會蘇聯反對其獨佔海峽之計劃(十一月二日)。

十一、蘇聯各報一致要求向土耳其收回失地(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蘇土邊境情勢緊張，土耳其民衆連日舉行示威運動(十二月下旬)。

十三、蘇聯通知土耳其，在卡爾斯阿爾達汗及海峽問題未解決以前，不能簽訂任何同盟條約(卅五年三月)。

十四、蘇聯向土建議由黑海沿岸國家修改蒙特婁公約(即不由原簽約國爲之)并由蘇土兩國共同防衛海峽(八月八日)。

十五、英美兩國對蘇聯建議先後發表聲明不能接受(英十四日，美十五日)。

十六、土耳其拒絕蘇聯之建議(廿三日)。

十七、土國艦隊與英美艦隊同在愛琴海舉行海軍大演習(九月下旬)。

十八、蘇聯重新提出關於修改蒙特婁公約及蘇土共同防衛海峽之建議(九月廿四日)。

十九、美國通知蘇聯將繼續保持其在地中海之海軍，以保護并支持美國在該區域能推行之政策（卅日）。

二十、英美通知土國不能與蘇聯直接談判海峽問題英美兩國同日并照會蘇聯（十月九日）。

廿一、英美大使館代表竟日在土外部與土官員商談海峽問題（十五日）。

廿二、土國拒絕蘇聯所提關於修改蒙特婁公約及其同防衛海峽之新建議（十八日）。

廿三、土總理柏克爾（Recep Peker）闡述土耳其外交政策之下列基本要點：（1）保持土耳其主權及領土之完整；（2）信賴盟友英美并對其忠實；（3）誠懇擁護聯合國；（4）恢復土耳其獨立戰爭以來土蘇間之誠摯友誼關係；（5）恢復土耳其與世界各國之正常及相互關係（十八日）。

廿四、美艦隊訪土，英陸軍參謀總長出巡近東（十一月二十三日）。

他如（一）雅爾達會議（卅四年二月七日至十二日），（二）舊金山會議（四月廿五日至六月廿六日），（三）波茨坦會議（七月十六日至三十日），（四）倫敦五國外長會議（九月十一日至十月二日），（五）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十二月十五日至廿七日）及（六）巴黎四國外長

會議（卅五年四月廿五日至五月十六日又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二日），均曾討論有關土耳其之外交問題，并望讀者研究之！

蕭金芳 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于南京外交部

●拙著甫排就，金芳忽奉派出國，頗行匆促，未能親加校對，所有復校工作，特懇摯友雷白章先生代勞，謹致謝忱。

蕭金芳 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 本書作者之其他著作

### 法文..

- L'Evolution constitutionnelle de la Chine moderne, Bruxelles, 1938.  
Exposé historique et analytique de la Théorie des Cinq Pouvoirs  
en Chine, Bruxelles, 1938.  
La Chine, inspiratrice du despotisme éclairé, Paris, 1939.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s Enfants réfugiés en Chine, Zurich, 1939.  
Les Conceptions fondamentales du Droit Public dans la Chine anti-  
que, Paris, 1940.

### 中文..

外國婦女在法律上地位之變遷。南京中華法學雜誌，民國十九年。

非婚生子女在法律上地位之變遷。南京中華法學雜誌，民國十九年。

土耳其新民法與瑞士民法之比較研究。南京三五法學季刊，民國二十年。

歐戰後新興共和國憲法。合譯 *Minkine-Guetzevitch* 名著。南京中華法學雜誌，民國二十年。

國際私法典。獨譯 *Dr. de Buzstantante* 名著。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

歐洲聯邦問題。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民國三十五年。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滬版

青年文庫

# 土耳其外交政策

每冊定價金幣三角六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蕭金芳

發行人 劉百閔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電話九五九九五  
電報掛號五三五一三三

印刷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刷廠

47



金  
圓